柏堂師友言行記

序

桐城方存之先生以古文名天下其平生最致力宋五子書著諸經說都三[illegible]卷柏堂集九十二卷俟命錄志學錄輔仁錄讀書雜記通書講義等四十卷世所傳柏堂遺書是也日本學者亂治其書號曰柏堂學云當咸豐初粤寇起東南大亂先生避居魯洪山中胡文忠公曾文正公吳竹如侍郎嚴渭春中丞皆修書幣聘之於是先生游山東直隸河南湖北者數歲及曾公督直隸奏薦爲棗強令治棗強十年舉孝行節烈建義塾義倉所計皆弘遠光緒十三年安徽學使侍郎貴恒公上言先生學行得旨給五品卿銜其明年卒年七十一先生爲學內外交修體用兼備故嘗所論著皆考究古今興廢民生治亂之故雖遭喪亂飢兀困蹶而日惟撰述所采輯編訂者不可勝計去歲冬瑞安孫君公達從馬通伯先生所得鈔本柏堂師友言行記四卷見示蓋先生客游時作凡一時鉅公賢士行治言論罔不悉載而大要歸於植忠義奬廉恥明正學以風厲當世其用心至矣蓋古聖人撫世之治莫大於道莫盛於德莫美於教莫神於化道以苞之德以據之教以導之化以成之厚民之情以敦慈愛作忠義之氣厲廉恥之節

然後放之幽冥之內無違悖之行納之鋒鏑之間無苟全之心則世又安所得姦亂者哉故世之隆汙俗之薄厚務在教化教化之爲萬物皆感立儀表正人心斯治理矣烏乎粵寇之興天下雲擾曾胡諸公左提右挈卒夷大難雖當時將帥攀附多汗馬之勞然所至郡縣即興學校講文藝崇儒重道不數年間東南元氣遂漸以復此其綱維國本者豈不偉邪然則今日之亂亟矣上無道揆下無法守爭祿貪勢剽竊比黨傾側險詖鬼蜮譸張禮義不足錮其情刑政不足綱其惡竊懷前代諸賢遺風不可復聞而先生此書記載翔實大有益於人心世道乃屬公達發齊校理亟付印行庶當世貴人達官張皇戎馬日在事旗斬級間者得以其暇考覽先生之書或亦愯然深悟有所興起也矣丙寅二月蓬萊慕玄父

柏堂師友言行記卷一

昔孔子言。多聞擇善而從。多見而識。非是則難免於不知而妄作。予少昧於聖賢之道。幸生文學君子之邦。得賢師友為依歸。獲講學輔仁之益。中更賊亂。遠走四方。所與游處者。亦多碩德博學型仁講義之士。見聞所及。往往於其行誼言論。及所稱述時賢。一善可從。隨筆識之。大旨以合於孝弟忠信禮義廉恥為歸。若畸行高論者不載焉。斯非但取為一己之師資。亦所以使門人子弟。知海內諸賢之懿行大節遺文軼事也。陶公曰。今我不述。後生何聞哉。同治三年桐城方宗誠識

道光十七年。予年二十。始從玉峯許先生鼎聞正學指歸。先生少應童子試。見搭截題。以為侮聖人之言。使人心日趨於巧變。遂不應試。篤志闇修。固窮立節。存養省察。極其嚴密。慎獨誠身。表裏無間。嘗書元儒淸苦守節卓然自樹於流俗之外二語於座側。以自警惕。壹意考求至道為務。當是時天下承平久。文詞盛而實學衰。多不知古人為己之學。見先生所為。多駭之。然先生不言而躬行。惟求自得涵養從容。絕無矯激為名之見。久之人乃信其為善人君子也。先生事親極孝。母病痿痺。嘗在牀褥。先生授徒以養。

京華印書局刷印

館舍離家二十里。間數日必一歸省。親滌中裙。調湯藥。永夜不寐。侍於牀下。夏夜則必扇枕席。母命去。則潛立戶外。不揮蚊蚋。惟恐驚母。聞呻吟聲。即趨入焉。後母卒。家貧殮薄。痛自刻責。居喪三年。日食薄糜。夜臥柩側。不入內。時時長跪自罰。遇忌日。則中夜焚香長跪。香燼始起。終其身如是。後年逾六旬。居父喪。一如母喪。家人以年老敦勸。勉進蔬食菜羹而已。嘗自責曰。人不能孝。雖審富貴安貧賤。豈得爲賢。何況皆不能也。先時居母喪時。里人欲白官府。上其孝行於朝。先生聞而泣止之。平居端坐。不妄言笑。望之如槁木之枝。及與之親。則極和藹。雖當倉卒。無疾言遽色。或有侮之者。惟反躬自檢。不與校也。不輕論人短。然邪正誠僞。無不致察。與人言依於義。至天人性命之旨。則必可與言者而後與之言。處宗族朋友中。常若無甚可否。及遇事持正。則往復辨論不挫。而頗虛衷取善。後生小子。一言可取。必錄之。讀書有得。發爲議論。暢達簡明。語無枝葉。與人片簡。皆至性流露。肫誠動人。平日不事著述。今唯存正志錄一卷。從兄植之先生推謂本之躬行反身理會而得。洵知言也。道光間吾桐潛心宋賢之學者。先生一人而已。

予嘗隨玉峯先生謁見太公東山先生。燮昭 嘉道間老儒也。其學淳固篤實。潛心易象。

而內行不苟少時讀書山中有鄰女欲狎之先生正色以拒不起一念日者推其二親壽不能滿七十。先生具疏禱於神。願減己壽以增之。後父年七十五。母年七十六。乃卒。嘗授玉峯先生以薛文清讀書錄及宋大儒書。曰願汝以普賛。不在科名也。年八十。臥病。猶背誦四書集註而涵咏之。終身無跛倚之容。無戲謔之語。見後學有志者。必曰學以誠實爲主。不可矯僞。先生居鄉閭。茅屋數椽。薄田數畝而已。予見玉峯先生侍其旁。色養如孩提。眞令人感動。玉峰先生嘗曰。吾前日牧牛誦經。老父負暄門前。聽吾吟咏聲。眞有至樂。惜不能日日侍側也。玉峯先生忠信篤敬。涵養深淳。雖病甚。而坐立臥起。猶自持如平日。未嘗毫髮怠惰。

吳蝠山刺史[illegible]孝友儉樸。治家嚴整。時稱其有萬石君司馬公之風。自少好學。年八十。餘猶手不釋卷。予每謁之。見日鈔寫經書一篇。不苟也。嘗以志學錄呈政。中有論吏治數條。先生批曰。惜當時爲牧令。見不到此耳。後以所著喪禮一書見示。予校訂數則。即來拜謝。時予年二十餘。尙未爲學官弟子。先生名德。負鄉里重望。其不自滿假。以善養人如此。

京華印書局承印

蝠山先生令蜀時。自題楹帖云。人稱父母名。難副。自詡才能。便虧。其爲涪州。故事卸任時。減稅契價。可得稅金巨萬。先生不可。曰吾有所贏。後任必有所絀。非恕道也。涪州爲蜀中美缺。先生歸里。蕭然寒素。衣冠數十年不改。望之知爲古君子。

蝠山先生曰。人無論有事無事。早夜必默識四子書數章。玩味其義。反身體察。則日間應事接物。自然傍道理。而行。雖有過失。亦易覺悟。不然。終日擾擾。與書卷不相親。必昏溺矣。

予年二十三。始從從兄植之先生東樹學。先生嘗客游。其時始自粵歸也。先生之學。博大精深。雖宗主程朱。而於書無所不闚。時學者崇尚漢學。攻詆程朱。多詭誣之辭。而其人又皆高才博學。負天下重望者。先生乃取漢學諸人之謬。及其誣程朱者。一一辨之。考證詳晰。名爲漢學商兌。於是漢學之氣焰始衰。雖崇尚之者。亦無敢公然詆毀矯誣矣。嘉道間海內著述有功於聖道者。以此爲第一。先生爲人嚴正。嘗著漢學商兌時。實在阮文達公粵東幕府。阮公方修皇清經解。諸博學老儒皆在焉。先生獨著此書。以匡其失。雖諸公位望隆重不顧也。阮公歸田後。嘗致書稱先生經術文章。足信今而傳後。

其服善亦不可及。

植之先生自幼好學。每日雞鳴輒起。至夜三鼓始就寢。嚴寒酷暑無稍怠。枕上有疑。披衣省覽。舟車之間。疾病之餘。觸事開悟。若凡讀書有得。皆注時日以記。自七十歲歸。至八十歲卒。予親炙其教者十年。未嘗見一刻廢學也。

植之先生天性醇篤。繼母卒十餘年。予見之言及必泣。少從姚惜抱先生學古文詞。老年嘗思之泣曰。惜不得與先生一證今日所學也。

植之先生作事有剛毅之氣。嘗曰。事當做。即做。有待而會。何事不晚邪。

植之先生家極貧。而出處取與絕不苟。陳碩士侍郎用光其故人也。道光初。典試江南。銳意欲得先生。先生不與試。其後沈鼎甫侍郎爲安徽學使。欲拔先生貢太學。先生亦不就試。姚石甫觀察與先生爲石友。官台灣。每歲貲助之。及奉召詣刑部。猶寄金其家。先生固不受。後官四川。又助數百金。及使乍雅。先生復還之。唐魯泉明府延先生主講祁門。先生年八十矣。應聘而行。或阻之。先生不可曰。無館地受諸友之惠可也。有館而不往。坐受人憐。是懷土懷惠懷居也。死於祁門。與死於家。何異乎。但期得吾心之所安

京華印書局刷印

耳。

植之先生以咸豐元年卒於祁門東山書院。卒前一日。方作書寄戴存莊。忽謂諸生曰。吾體覺有病。其將死乎。遂沐浴整衣冠。坐講堂與諸生飲酒談學。門人或問心中受用否。答曰。心中無一事。自覺甚安。又曰。吾身有病而心無病。身有盡而心無盡。堯舜孔孟程朱同此一心。亦同此一盡。端坐一日。毫不傾倚。且命持帖辭唐明府而逝。予嘗檢其日記。蓋至病前半日始絕筆。

植之先生平生著述。專以衛道爲己任。嘗曰。取人宜寬。論道宜嚴。又曰。毒草似參。不辨明之。則人悞食死矣。又曰。天下萬事萬物。莫非實理之所爲。禮樂兵刑河漕水利錢穀關市大經大法。皆當究心。此安民之實用也。道德義理所以用此之權衡也。聖人從廣大心中流出。一以貫之。偏才小儒。分而不能合。則交相譏。講用者遺體。講體者不達用。斯道術所以衰。政治所以敝也。

植之先生曰。人第供當時驅役。不能爲法於後世。恥也。鑽故紙。著書作文。冀傳後世而不足應世之用。亦恥也。必也才當世用。卓乎濟民。即不幸不用。而修身立言。可爲天下

後世法。古之君子。蓋未有不如此勵志力學者也。

楨之先生曰。爲人貴存誠不可用巧總要於心中人所不知處時時檢點倘有毫末問不過即當用力克之不可爲人之君子天之小人又時述先儒之言謂諸生曰人須爲眞人無爲假人又曰人不可但在世俗耳目上做箇無大破綻之人此皆晨鐘發人深省之語也。

楨之先生曰學者先要貨色兩關操守得住方可爲學又曰吾不怕天分過人之人而最愛刻苦沉靜之人此道非刻苦斷不能入又論作文曰須義理深得於心至不容已時然後發所謂文以載道非藉道以重其文皆至言也。

方魯生上舍（士超）爲人坦直年三十應舉發策題問及大學古本不能對自傷淺陋乃與友人張瑞階（泰來）以讀書窮理相砥礪孔孟以來儒者之書皆玩索之旁及佛老之旨陸王之學皆究其極避亂窮山顛困流離而所學不輟惟稍偏於心學後至山東得吳竹如先生明辨之遂粹然一軌於正所著性述於天人之故心性之辨佛老之弊陸王之偏皆能縷晰條分毫無歧悞。

蘇厚子徵君傳元少貧困。爲人傭書。堅苦立志。始學書法。繼學詩古文。後閱先儒書。乃矢志爲窮理力行之學。師事植之先生。持身以禮。冠昏喪祭。必考諸古禮及會典。而通之時宜。不隨俗苟且。事母孝。母卒。三年不入內。臨財不苟。在潮州太府幕。有關吏以五百金。屬爲一言。謝不可。其學宗張楊園先生。其文宗方望溪先生。所著楊園年譜望溪年譜及四禮從宜遜敏錄。皆有益於學術世教。當道光間。吾邑講實學者。惟許玉峯先生。然闇修而人不知。植之先生客游於外。鄉里後輩。無從聞其教。而蘇生厚子。則皆卓然自立奇傑士也。

戴存莊孝廉鈞衡始爲詩文。有才氣。年二十七。師事植之先生。先生勉以務篤實。勿尚浮華馳聲譽。爲客氣所使。存莊始知窮經求實用。又與予及馬命之交。能受直言。雖重責之。皆力改。著書傳補商。合漢宋儒者之長。以釋周誥殷盤。多採予說。是書在國朝經學中。最有補於經術。曾節相極稱之。深惜其早卒。未與面論也。

姚石甫先生瑩少立志節。觀察臺灣。有威名。時英夷擾海疆。閩粵江南將吏。多喪師失地。觀察獨屢挫其鋒。堅守偏隅。後被夷人訐告逮問。事白。時人論夷事者。必以林姚並

稱。林謂文忠公也。

石甫先生居官數十年。廉俸所餘。即以贍養宗族姻戚故舊。臺灣被逮時。猶以五千金寄贈曰。此後不能歲時致餽。願諸君各自爲生計。時奉嚴旨。禍幾不測。家貧止一稚子。而慷慨從容如此。先生博學多文。勤節著海內。親賢愛士。能受直言。官四川兩使乍雅。途中著康輶紀行一書。歸以示予。予有所删易。未嘗不從也。一日有過言。馬命之以書規之。辭甚峻。次日。先生延諸老輩及予飲。持書互觀。極賛歎之。亳不自諱其失。曰是將來必爲剛毅不屈之士。過後輩虛心蓋如此。

馬公實通判(樹華)博學多識。最留心文獻。凡先世遺書散逸。皆搜輯而編次之。校訂精審。以次刊成。至己所著書。反置爲後圖。嘗以所爲文示予。予删易數十處。皆從之。老輩虛心下問。誠不可及。咸豐三年冬。遇賊不屈死。通判弟幼白(樹章)事通判極和而敬。年將六十。通判未坐。不敢坐。通判好直言。屢受危禍。幼白極力周旋。每費數千金。未嘗有怨懟之心。嘗助通判修族譜。建宗祠。捐義莊。皆竭力經營。費金巨萬。尤人所難能。

馬命之徵君(三俊)爲邑世族。而操履若寒素。天性醇厚。事親孝。喜飲酒。母戒之。後非母

命不敢飲。每讀書見古人忠孝節義事。往往流涕。咸豐三年。賊陷安慶。徵君糾鄉兵爲戰守計。坐臥明倫堂。籌餉經年。作楹聯懸堂上以自勵云。不求利祿。不計勳名。但願爲國家盪寇平氛。使共睹光天化日。即是聖賢。即超仙佛。縱拋此頭顱。轉溝塡壑也。權拋熱血忠腸。時官紳皆不願守。徵君憤泣不食。後父兄被害。起義兵復讐。陣亡於舒城之周瑜城。所爲詩文。皆本心得。時文高古。能發聖經之蘊。

張小嵩茂才（勛）爲人慷慨剛直有大節。居鄉倡義舉。可爲遠利者甚衆。咸豐三年正月十七日。安慶陷賊。官紳皆逃。流言貼順字。賊即不至。愚民信以爲然。茂才見之。大哭。遂衣冠至崇聖祠。慟哭誓衆。言詞激越。衆皆爲動容。日夜與馬命之糾勇守城。半載後城陷。復請兵規克復。戰敗死於城下。

六安徐鏡溪通判（啓山）博學敦品。咸豐三年。呂文節公（賢基）爲團練大臣。奏請入幕司章奏。賊入舒。與呂公賦絕命詞投水死。其詩曰。笑指瑠源館。淸流付此身。完忠今日事。逃賊爾何人。幸有名卿節。同爲殉國臣。一亭標止水。千載仰芳塵。先是通判隨呂公駐節桐城。予以俟命錄呈呂公。通判見之。歎賞不已。以錄中未著姓名。因與馬命之張小

嵩書曰。昨得俟命錄。與鶴田先生夜半挑燈讀之。不覺淚下天生斯人何使之獨善其身乎悵行色恩恩。不能親謁此君。拜於牀下。兩君與之同世同里。豈無意乎。望示以姓名。俾得寤寐思之。通判爲六安碩學。而虛衷好善如此。眞可敬也。

句容唐魯泉明府。治吾邑循吏也。後殉節祁門。先一日作家書上伯母其略曰。治身任地方。貽羞君父。罪無可逃明知徒死無益然除却一死。無他著也。所恨先父母生治一人。不能育一孫以延宗祀。死有餘憾。前以吾弟佑之幼子爲後。自是一定情理。惟治服官十年。無餘積。未免累此子日後受苦。我家世代讀書。子孫總以讀書爲主。處家先講孝弟持身力從節儉待人務寬恕。祖墳宜常到。國課必早完。本家當照應。鄰里須愛護。治死於祁門。將來搬尸首到家。葬先父母足下。不可破壙。大約距壙五六尺許。碑書清故唐治之墓。不書官。不書先考。以明正其生前之罪。教吾家世世子孫。知治之死。有餘憾也。治心無雜念。一切擺脫。惟祝伯母百年常如今日耳。從容就義如此。明府在官。尊賢下士。植之先生及蘇厚子徵君。皆不入公門者。明府皆親拜之。又延植之先生主講祁門。事之如師。予嘗以試事至省。明府亦屏騶從見過。講學終日而去。

京華印書局刷印

魯泉明府嘗以讀書心得之言。書一長幅。贈甘玉亭。其言有曰。代人作事。分際在一代字。義之所不可。心之所不屬。力之所不能。不代可也。代之而心與力有未盡。直自負耳。人無論出處。事事務求自盡。沒有一件是代人作的。又曰。經權二字。是二是一。聖人之權、即是經。所謂無可無不可也。大賢而下。未足語此。然就嫂溺援手之說推之。知事變之來。斟酌於輕重緩急之間。自有一番平正的處置。又曰。地方應辦事件。實實辦去。雖未必有效。且落得自家心上受用。不辦則刻刻芒刺在背矣。又曰。聲聞過情與否。如人飲水。冷暖自知。疾沒世而名不稱。是君子爲此深痛語。以鞭辟見在爲己工夫。非求身後之名也。又曰。坤之六四曰。括囊无咎无譽。譽固不可求。亦何必无也。蓋四當陰道極盛。必无譽乃得无咎。无譽是括囊實際。所謂愼也。古今以譽致敗之人。所在皆是。危行言孫。聖人之戒深矣。又曰。損之九二曰。利貞。征凶弗損益之。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孟子不見諸侯。誠弗損矣。而天下萬世因是知有禮門義路。不至靡靡然背爲蠅營狗苟之徒。其所益豈有量哉。又曰。否之爲卦。三陰彙進。貪緣挾制之術。何所不至。周公於四爻繫辭曰。有命无咎疇離祉。蓋小人之勢已成。君子惟有進禮退義。以安於命。可以

无咎。夫子闕子路衛卿可得之說。告之曰有命。而子路亦藉免於媚婭膝仕之譏。豈非嚌離祉乎。又曰。孟子對鄒穆公曰君之民。謂孔距心曰子之民。讀之令人肺腑悽惻。漢近古猶有與我共斯民之語。淡淡一語。上下血脈貫通。漢所以多循吏也。又曰。孟子曰。禹疏九河。疏字括盡治河之要。河流混濁。水一石。泥數斗。不疏則所在淤積。自混江龍之制廢。河害益劇。惜近費而壞遠圖。可為龜鑑。又曰。為學變化氣質。乃進於明。為國變去積習。乃期於治。又曰。某初應童子試。年十二。或謂先君子曰若短小可於名册少註兩歲。先君子曰。兒初應試便教之自欺可乎。以上十數則。皆有關於學術治理。此明府所以能立大節也。

父執趙介山先生（獻）為人耿介。而存心仁厚。時以濟人利物為念。道光間。桐鄉有水災。饑民遍野。先生獨日募米煮糜以食飢者。與其子躬親巡視。務使民沾實惠。雖隆冬嚴寒。未嘗或間。家極貧。非義不取。除濟人利物外。不以一字干人。咸豐六年。與予同避亂山中。年七十矣。病肺數月。一日清晨命家人為沐浴。更衣冠。躬自焚香告祖。端坐而逝。蓋其所夙養深矣。

京華印書局刷印

介山先生爲學宗朱子。嚴辨義利。不空談性命。不喜言佛老。居嘗以振濟爲事。友人方魯生大雪登奎星閣遠眺。先生責之曰。歲飢若此而忍登覽山水爲樂乎。

朱魯存先生（道文）性豁達。超然名利之表。視貧富貴賤死生禍福淡如也。所爲詩古文。皆有眞得。事親甚孝。咸豐三年。賊陷城。先生被五刃暈於地。久復蘇。大吟曰。上天生我。上天殺我。一聽於天。有何不可。彼賊焉能害我哉。是時諸婦及諸孫女俱已殉節。諸孫被掠。妻亦受傷。惟母無恙。先生年已七十。創甚重。猶奮起養親讀書如故。後他賊至。念先生貧。送錢二萬。不受。賊罵詈而去。先生與妻舁出門外。終不納。母年九十餘卒。先生避居山中。飢寒困頓。極人所不能堪之境。未嘗稍動其心也。陷城中有句云。跛眇殘生。從虎哇。松枏不死。作龍吟。又曰。水天出穴。緣需血。危坐觀占。且正襟。

甘玉亭上舍（紹璽）天性敦篤。時以濟人利物爲心。家貧守義。皎然不欺其志。先是有田數十畝。鬻以葬祖。餘盡讓叔母及從弟。而己惟以教讀爲生。嘗有句云。餓死首陽是善終。蓋識力之定如此。凡師友無力喪葬者。玉亭皆爲經紀其事。凡數十家。植之先生嘗稱之曰忠信。玉亭自守貞堅。審出處取舍之義。胡文忠公李希庵中丞曾節相。皆優待

之。而玉亭未嘗有一毫干之也。唐魯泉明府在祁門。延玉亭居幕中。待以國士。逾年辭歸。明府再招之。不往。餽之金亦不受。曰。明府以國士待吾。吾當以國士報之。祁門有難。應與明府共之。然吾單丁承祀。一子尙孩提。又未有仕於朝。保身教子。不能共死。故卻其聘而拒其餽耳。植之先生卒於祁門。玉亭送柩歸。隆冬大雪。步行隨之。不使柩稍有震動。玉亭自處甚介。而與人以和。不沽名。不矜飾。其論學。以倫常爲本。以實心實行爲歸。以廉退爲守。其後居官。盡心民事。民皆思之。

陳啟之布衣（東明）少孤家貧。授徒爲養。母病痿痹。行動須扶護。啟之妻早歿。因傭老婦侍左右。又往往不能當母意。乃散生徒。身任婦職。自櫛沐烹飪浣濯縫紉扶抱。內外奔走。一身而百役。是時衣食資毫末無所入。友人哀其孝。爭助之。然亦時時匱乏。啟之必勉具食。使母懽悅而已。終歲不得飽。冬無衾。夏無帷。雖嚴寒亦無縕袍一襲。母夜嘗數起。啟之坐牀下。聞聲即起。扶負如廁。如是者十餘年。母病彌留。咳唾溲溺。未嘗點汙。人稱陳孝子云。

胡伯良（綸）性至孝。父卒時。遺言祖父母未葬。深用爲恨。伯良乃發憤謀繼父志。究心形

家言。五鼓起。入山占視。旋復馳回館中。授弟子讀。日往返一二十里以爲常。母病痿痹數年。伯良日必自館歸。躬視湯藥。夜坐牀下。爲母撫摩抑搔。母命去。則暫出立戶外。聞母呻吟聲。即復入。必俟母安睡。乃就寢。天未明即起。飲食皆手烹治。惟恐母減膳也。後母卒。弟繼歿。妻嫠。伯良避亂居山中。躬樵汲爲活。終買地葬兩世之喪。又書刊父遺詩行於世。

宿遷臧牧庵孝廉紆青爲人義俠有氣節。咸豐四年。奉命統忠壯營至桐。四戰皆捷。紀律嚴明。秋毫無犯。予與方魯生往謁南門行營中。見其從容鎭靜。有儒將風。持所著易經說數十卷。請正於魯生。後數日。予與魯生辭歸。而君力戰死矣。予託甘玉亭賁南山尋得遺骸。送舒城。君有恩於桐。桐人至今頌之。予請曾節相書碑立於南門外殉難處。

予所見鄉先輩多厚德。吳蝠山刺史致仕家居。最好獎誘後進。族姻子弟。凡無父兄者。每月必親至其家。檢點其學業。外家無後。每歲必躬謁其墓。並置墓田焉。姚石甫廉訪有友劉孟塗開詩文絕有名。而早卒。母老子幼。廉訪與馬元伯水部延養其母。執子姪之禮甚恭。教育其子成人。終周卹之。光律元方伯聰諧亦孟塗故人也。致仕歸。時孟塗

已早卒。方伯步行哭祭於櫬厝之室。復以錢七萬買山葬之。元伯水部（瑞辰）性溫厚。尤下士。里中方召青（葆馨）方魯生（士穎）張瑞階（孝本）皆有志正學。水部並延爲塾師。教其諸子。每旬必延三君聚講。爲終日之會。令幼子三俊侍側聽講。故三俊卒能以學問忠節自立。予少時布衣藍縷行市中。水部及石甫廉訪乘肩輿垂簾過市。望見予皆下輿立語。水部復令其諸子若孫從予游。稱予必曰先生。其遇他後輩有學者亦皆然。是皆先輩篤厚之風。後學所當法也。

吳子明徵君（■泉）潛心正學。嘗與予說中庸曰。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不必遠徵之冥漠不可知之事。即如人家子弟醇謹好學。婦女勤持中饋守禮法。此便是禎祥將興之兆也。若子弟嬉游不執業。婦女傲惰驕奢。姑息悍妒。此便是妖孽將亡之兆也。名言匡世。深豎予心。子明後以城破不屈死。

徐宇陵大令（聚）居官居鄉。好倡義舉。不爲家計也。戊申桐城大水。時官鎭安。即寄五百金振之。嘗曰。不足只宜求己。有餘便當濟人。

再從伯父敦化先生。（元善）天性至孝。少堅苦力學。以教讀養親。絲粟必歸於親之室。不

稍私妻子。解館後。冬夜必爲親溫足。不入私室。數十年如一日也。

外舅甘藥齋先生泉居鄉閭。終年不入城市。性喜飲酒。而廉介不妄取與。故人皆嚴憚之。比之王彥方云。病將卒。自撰輓聯云。處世無私。兩袖清風傳耿介。平生寡好。幾杯濁酒潤枯腸。

文鍾甫徵君道光幼家貧。因習賈博微利養親。夜則篝燈讀書。往往至三鼓。方先生林吳先生階樹俱愛憐之。授以經藝。遂爲學官弟子。身孱弱。有路血病。仍苦讀不倦。性好施予。而一身飲食之非薄。異於恒人。雖病甚。不肯服藥餌。而急人之難。不稍惜也。故鄰里故交子弟。有緩急多賴其力。咸豐十年。以世亂憤鬱病死。嘗有詩云。家徒四壁貧非病。學果千秋死不難。又曰。江湖多波濤。涉險仗忠信。可以知其人矣。

家君嘗述方仲山大令舉先世事。父介祺。性廉正。取與絲毫不苟。嘗買山營葬。及掘土見水泉。乃棄之。地師某或勸轉售。介祺曰。己所勿欲。施之於人可乎。後客游。又思家人之或售也。乃刻石山上。自敍其事。勸人毋受地師欺。其厚德蓋如此。後仲山爲縣令四川。人亦忠厚。與家君至交。予常見之。

甘玉亭嘗示予張君開運臨難時與友人書稿云。人生總有一死。特患不得其所。弟得所而死。心自安。然亦不愧爲淸河郡之子孫矣。茲至託者。七旬老父。五月小兒。全無依靠。惟望諸兄。將小兒視之爲己子。代爲撫養成人。庶我四房香火不至於絕。則銜恩地下。不獨弟一人已也。家父亦仗諸兄大力照應。先母柩並望代爲安葬。弟身後之事。祈留心。切勿令暴露。別無細言。大約明早臨難。今竟不得好酒一壺。奈何奈何。恨不能與諸兄一面。竟如此永訣。傷哉。予與開運不相識。聞其陷賊中。廖謀內應圖克復之計。經營數月。未成而死。

戴存莊性質直。慷慨敢言。道光三十年。應禮部試後。閉戶作書。上給諫陳壇。昌言穆耆二相誤國之罪。並稱林文忠姚石甫之忠。侃侃數千言。其書但稱江南舉人。未署名。陳給諫密疏進呈。果見采用。安徽陷賊後。巡撫福濟駐廬州。袁公甲三駐臨淮。巡撫因事劾之。而是時袁公在臨淮。聲威甚震。果劾去。則軍事渙壞不可測。福公。存莊座師也。遂上書力言其非。勸宜復奏自劾。以留袁公。保全大局。又爲鳳穎紳士作書請留袁公。其勇於爲義。不計利害類如此。

柏堂師友言行記卷二

予自咸豐九年正月八日游山東。冬十月游直隸。居一年。十一年正月八日。繇直隸啟行。游河南。同治元年正月。回安慶。復游湖北。二年始應曾相國召。歸安慶。所見賢人君子。其言行多足資益身心。開拓胸臆。並可傳爲後人法也。因復隨筆識之。

咸豐七年。霍山吳竹如先生（廷棟）爲山東布政使。招予往游。九年二月十五日予至濟南。遂居署中。爲課其孫。先生溫恭誠篤。一無矯飾。日與予講學。大旨不外辨義利。嚴取與之分。以爲利字去不清。縱說得精義入神。皆僞也。終靠不住。又論朱陸之分。陸病在不先從窮理致知上做工夫。則其自以爲覺者。安知不是一團私意。從心所欲。故有流弊。

竹如先生嘗曰。凡事當論是非。不必論利害。是自然有利。非自然有害。是而有害者。畢竟於理有未盡。是處非而暫有得利者。畢竟遺害無窮。

倭艮峰侍郎爲近代名儒。往予見邵位西與人手札。言侍郎學涉陸王。而躬行有餘。竹如先生亦言侍郎從陸王入手。樸實做工夫。做得行不去時。乃深知程朱之是。所著日

京華印書局刷印

記。無不從反身實踐而得。眞闇然君子也。

竹如先生每言時事。深以根本爲憂。曰。夷務兵事。只要布置得人。而尤在左右得其人。則上輔君德。下用人才。而風氣自轉。

竹如先生曰。爲人總要從行己有恥做起。從咬得菜根做起。與家人子弟書。時時提醒耐窮忍餓四字。論事無論大小。只是要耐心耐勞。

竹如先生謂方魯生曰。輝光只是篤實發越。含篤實無輝光。高明只是博厚充積。含博厚非高明也。

竹如先生嘗謂予論文皆歸之本。高出流俗之上。然究是從末推到本。尙非從本發到末。當玩有德者必有言之旨。

竹如先生涵養深醇。有寬宏簡重氣象。言語動靜。靡不威重。而又和藹可親。曾滌生相國嘗謂予曰。平生所見諸賢。德器未有過竹如者。望之知爲有德之人也。

竹如先生曰。學問之道。莫切於爲己二字。能爲己則凡讀書窮理。力行皆有實得。不能爲己則所窮之理。徒取爲觀美之具。務外之資。長矜高氣耳。

竹如先生曰。克己二字。是學問大主腦。常存自反之意。則自然覺得不足。自然勉以求之。稍不自克。則矜誇滿足之心生矣。

竹如先生嘗自書聯云。每事有當盡之分。此心無可苟之時。內室聯云。君子道存居室。正尊卑嚴內外敦敬讓崇勤儉祇造端夫婦家人誼重反身戢忿慾飭言行愼威儀節好惡庶式穀兒孫。

竹如先生曰。凡人從德性上用功。發到事功氣節文章。方是體立用行。自然事功不矜張。氣節不矯激。文章不浮蔓。若專從氣節事功文章致力。而回顧大本。終不免於務外爲人。則氣節事功文章。皆多病痛。若直不顧根本者。更不足道矣。

竹如先生嘗稱艮峰先生用功最篤實。專力在身心上檢點。一切嗜好俱無。粥粥若無能者。可謂眞爲己眞克己者矣。

竹如先生嘗曰。凡事從容而成。惟悠乃久。欲辦大事。不能從容順理。必至如俗所云虎頭蛇尾矣。

竹如先生曰。有眞是非而後有眞利害。是非不明。則其所趨之利。所避之害。未有不更

京華印書局刷印

爲大害者也。

竹如先生論人論事。皆有深識。如勝保少時。頗有才氣。能直言朝廷得失。先生獨以謂虛憍之氣。必誤國家。夷人入寇。人人以爲憂。先生獨以謂外患可制。而深憂端華肅順兄弟用事。必大誤國。後皆如其言。

竹如先生。論人才最不喜取巧作僞用權術一路人。又言用術總是道不足處。即如制小人當以正理處置。若用術誣之。雖底於死。無論其心不服。亦終不足立法也。

竹如先生嘗贊朱子專用心於內五字好。自書楹聯云。要鞭辟近裏著己無苟且徇外爲人。又書楹聯貽予云。靜觀萬物有春意。常奉一心爲嚴師。後予客河南。復書一聯見寄云。要客氣消除得盡。將身心整頓起來。是皆先生躬行心得之語也。

竹如先生言存養之功。兼動靜用。不專以靜也。中庸戒愼不睹。恐懼不聞。特推其極而言之。緣睹聞以至於不睹聞。而戒懼無間。斯爲無須臾離道也。非謂專在不睹聞上用功存養也。愼獨是於方睹聞方動念時。更加戒懼。其實亦存養中事。

竹如先生曰。臨大事。宜出之以誠。處之以愼。智淺術疏。其何能濟。又曰。計功謀利之心。

絲毫不可存濟時。要從根本上扶起。

竹如先生曰。理財須節流。不得開源。凡有言爲皇上開生財之源者。多是剝喪元氣耳。而節流須從自身做起。

竹如先生曰。天下萬事孰不從利根上發出病痛。究竟只落得大不利耳。

竹如先生曰。人能貧賤不移者。自能富貴不淫。然貧賤不移。有氣節者能之。富貴不淫。非有道德禮義養心者。到此多放下了。尤不易也。

竹如先生官情沖淡。而盡心職守。居部中十餘年。未補缺。日到部辦事。毫無求差躁進之心。後官直隸山東。上官皆非同志。先生不援上。亦不傲上。祇循分稱職。不立異干譽。而自超然於名位之外。上官亦心敬之。每遇事多曲從先生之議。節壽陋規。先生不具。上官亦不敢取也。

竹如先生清節自持。而和以處衆。恕以待物。官直隸。親戚舊故。有避亂來依者。必周濟之。皆取諸廉奉。不市清名。不矜德色。事過輒忘之。未嘗形於口也。居身儉約。惟襪服不缺。常服則一如寒士。室無可珍之物。予居幕中二年。見先生冬日禦寒。惟羊裘一襲而

已。自用一銅爐。兩孫皆瓦益耳。性愛書。或以佳本相贈。亦拒不受。

竹如先生嘗述其母葉太夫人之教曰。予少時每欲製新衣。母必訓之曰。人以衣而敬愛汝。是汝以衣重。自己人品在何處。居常教訓如此。所以予於衣食一關。自幼即不愛。而功名之淡。亦以此也。

竹如先生官刑部時。每日到署。精察平允。事至決事。未嘗留滯。有暇即讀書。其官藩臬時亦然。予親見先生。每日淸晨即起。入公事房。屬吏至。即見屬吏。退即讀書。案牘至。隨閱隨行。事畢。復讀如故。不廢學亦不廢事。二更後始就寢。日間未嘗有惰慢之容。終年如是。故每改官他省。命到即行。無未了之事也。

竹如先生平日著述。不尚文辭。然於文字精深處。亦喜求之。嘗見予評點望溪方氏惜抱姚氏文集。即親錄一過。間有所作。必命予斟酌。從善如流。但不溺耳。筆記雜文。多不存稿。予搜輯之。編爲十卷。皆關於學術人心者。

竹如先生處大事不動聲色。守河間時。賊竄山西窺直隸。先生辦防堵。一夜報賊至。先生呼民夫持燈火上城。迨時賊遁。而先生仍安臥如故。防堵河間數年。屢保危城。而先

生只言徼幸。蓋是年大水。賊阻於河。先生謂是河水之功。非守之力。未嘗以守城狀上大府也。

竹如先生官山東時。力持不抽釐。不行鈔票。不用大錢。一切順民之情。先是山東髮逆騷擾。黃河改道。水災民困。百物昂貴。先生至。邊界揀用武勇精強之吏。勤修邊備。不甚拘以文法。賊不入境。內地民安。土匪亦少。先生去。代者行操切之政。民大擾。未一年。各匪蠭起。破城刼官寺矣。先生嘗言今日自上至下。惟皇皇憂貧。日謀所以開財之源。而不知安靜以養元氣。使民心不亂。則少失一地。其利大矣。彼言利之臣。但顧目前。而其激成大亂。所得豈償所失哉。

竹如先生官京師時。不與外省大吏通書問。官監司。亦不與軍機通書問。蓋於功名之際淡然若忘也。當官山東藩司。見邸鈔降調直隸臬司。即到書齋謂予曰。吾將往直隸一行。刑名比錢穀事簡。大可讀書。次日見撫軍。即換頂戴。撫軍訝曰。尚未奉明文。何遽若是耶。先生笑曰。邸鈔即明文也。時新撫山東者。實先生故人。性矯激。喜更張。先生贊其當更張者。其不當更張者。則力爭之。先是舊撫某貌敬先生。而心疑其迂。先生有所

京華印書局[illegible]印

建白。多不肯施行。至是新撫以咎先生。先生不之辨。亦未嘗推其過於舊撫也。

竹如先生降調。因戶部奏山東地丁。自道光三十年至咸豐九年八月。欠七百餘萬。責先生不能開利源裕國庫。故受代也。實則道光三十年至咸豐七年春。皆前任積欠。非先生過也。況咸豐初。兵災水災。十餘州縣已在豁免之例。本無積欠數百萬之多。而先生在任兩年。淸廉率屬。不取火耗。每年解款。逾前任數十萬。戶部不爲覆濟。而反加咎責。先生去魯。途中讀書如故。晚宿旅館。與予縱談學問。曾無一言及降調事。蓋其涵養深矣。

竹如先生。平生不以講學立名。在京師日。惟與唐鏡海太常倭艮峰先生何丹溪觀察曾滌生侍郎竇蘭泉侍御講論而已。在山東日。予介方魯生從學。後予客河南。又介西華于綱齋（[illegible]）從學。綱齋爲人篤實。治陸王之學。又有六安涂朗軒（宗瀛）石埭楊仲乾（[illegible]亨）亦皆篤實。從先生游。粹然一軌於正

竹如先生嘗稱何丹溪觀察（桂珍）有高識。當在上書房時。所陳言皆君德人才本務。惜乎殉節英山矣。又以丹溪所書楹聯見示。聯云。大樂真。如無愧怍。至誠乃得有經綸。可

想見其學識。

竹如先生曰。近世教養政令皆廢。官與民接者惟訟獄耳。良吏於訟獄之中。即可寓教養之政。聽訟務須肫肫。教誨勸善罰惡。是教寓其中矣。凡有罪者不可稍存姑息。而關於倫常名教者。尤不可不慎。使人知所畏懼。知所向往。是政令寓其中矣。訟到即聽斷之。無遷延歲月。使民廢時傷財。是養即在其中矣。

咸豐七年。予以俟命錄寄呈竹如先生。先生復書曰。某生處僻鄉。幼鮮師友。祗以賦性淡泊。不好聲利。遂妄有意於沒世之名。而未知所致力。繼讀朱子之書。知所謂名與利。雖有清濁之殊。其爲利心則一。故更以近名爲大戒。因取朱子論是非不計利害之語。私鐫一印章以自警。惟自知短於才。故不敢馳騖於外。而視世之羣詫爲才者。竊病其無本而多近浮囂也。嘗謂世固無無體之用。亦無無用之體。有用而無體。其用祗爲權詐。有體而無用。其體必多缺陷。知所先後。則所當致力者。宜有在矣。奈氣質昏惰。雖於學偶有所窺測。而踐行不力。初無實得。反之此心。正是未能拔除自欺之根。所幸有道當前。取則不遠。竊窺生平反求之功。實有契於私衷。雖年力就衰。而請益之心。未敢或

京華印書局刷印

懈。尙思繼此得奉大教。以共砥礪於修塗。或終不致爲君子之所棄也。

咸豐十年。夷人入天津。京師震動。遷徙一空。保定官紳。亦多遷避。竹如先生時以差張家口。兩孫奉書欲出城避居遠鄉。先生復書責之曰。常時讀書。在變時方可用。如何死生有命四字。全信不及。大局果壞。關於世運。豈一人一身之計。我旣是現任官。豈有安動之理。我之家眷若安動。豈能禁闔城之不擾亂。總是自己先亂。而後外寇得入。唯守定義所當爲。乃盡人事。不得以私心趨避。爲盡人事。各人謹守分照常度日。不可胡思亂想。如數應遭刼。亦不能逃也。

予客山東時。竹如先生極稱靖安舒自菴觀察。化民前在山東江蘇浙江。多治績。今之循吏也。時方避亂山東。年已八十。猶好學不懈。見予俠命錄及所爲文。皆抄存之。予後於其子見所抄本。一字不遺。官至監司。年躋大耋。而好善如此。眞可敬也。

竹如先生守河間時。粵賊竄集。城中紳富議募勇防堵。先生力禁不募城外人。但令城中每戶各備燈籠及兵械。貧不能製械者。即用菜刀柴斧充之。四門分查保甲。各門每日派二十人登城巡查。給工食。夜亦如是。輪班替代。民不勞費。遇有警。即稟府鳴鑼。戶

出一人。持械及燈籠上城防守。一日有奸民通賊。言城內無兵。賊乘夜襲城。至二十里外。城上巡查覺之。先生即率衆登城。賊望見城上燈火人影數萬。大懼。憤殺奸民而退。又一日。賊來攻城。人心惶恐。時城三門已閉。唯一門時啓閉以運柴米。老弱婦女爭欲出城。先生急行至城門。親督兵勇以土包塡塞之。紳民力請放行。不可。請放婦孺。又不可。賊偵知城內人心安靜。守備甚堅。乃復退。又一日偵知某路有賊。先生計某路至城。須度某橋。急撤橋。賊不得渡。遂不復攻而去。於是民皆德之。或問先生不多募勇。何也。日省費也。不募城外人何也。日人誰不自念室家。如賊來。必仍逃去。徒亂城中固守之心。不如專用城中人。自爲戰守之爲得也。不放婦孺出城何也。日恐被賊獲。洩言城內虛實也。大凡賊陷城。皆繇城中民心自擾。乃得乘隙而入。若我心堅定。則彼無能爲矣。衆皆歎服。先生固守河間數年。未嘗自敘勞績。但爲城中紳民出貲助守者請奬而已。後陛見時。上問城守法。先生對曰。賊未急攻耳。非臣力也。蓋德量深厚如此。

竹如先生居心坦平。毫無計較。只守定居易俟命素位而行二語。在刑部時。適有提牢差事。分應先生得之。同寮有欲謀之者。問先生曰。君欲得之乎。先生曰。堂官派吾。吾不

京華印書局刷印

敢辭。不派吾。亦不敢求。其人曰。君如不願。某實欲求之。先生曰。吾勿求也。亦願君勿求也。聽之可耳。此事固美差。但利之所在。即害之所在。果力求得之。設或受累。悔之晚矣。其人不聽。遂求得之。不數月。果以失囚去職。後先生受文宗皇帝之知。放保定遺缺知府。或短之於上前者。因改命直隸總督酌量補用。委署河間。到縣一月。審結京控案三十餘起。後半載無京控案。補授河間府。大學士桂良爲總督。或勸先生往見之。先生曰。屬縣有賊。而赴省謁大府。城或失守。將奈何。或又言不往。將獲罪於桂公。先生曰。寧失意於大府。不敢自離職守。桂公果忌之。遂奏以先生防堵。後升清河道。直隸臬司。皆仍署河間。不令到本任。先生亦安之。迨河間撤防。或謂先生宜急解任赴省。先生曰。如賊復至。當再守禦。何必趨避。大府命赴大名放賑。適賊犯鄰境。或勸先生宜急行。先生曰。賑務多有善後之事。豈可潦草塞責。如賊至。亦自有處置也。及賑事畢。又自請陛見。或勸宜先謁制軍。先生曰。既奉旨令陛見。自當先見君上。而後謁大府。久之。大府知先生介直。亦不疑也。後官山東藩司。調直臬。予實從之。眷屬皆自賃車馬。不令州縣雇備。並戒屬縣無用上席。日與幕友同食而已。後又蘇直臬。調東臬。無行賞。屬吏送千金。堅不

受。嘗官山東藩司時。値鄉試。例係藩庫動用雜欵數萬。例可得一二萬金。先生不取分文。仍貯庫中。官直臬時。上幸木蘭。先生赴古北口支應糧臺。藩司送川資千金。先生節省所餘盡還藩庫。藩司不受。曰吾以爲必不足用。何反多邪。先生必還之。其清廉誠不可及也。

先生遇大事侃侃擔當有風力。咸豐十一年七月。文宗賓天時。猶在木蘭。先生聞之。急請制軍奔喪。而諸文武皆游移。謂當奉哀詔而後行。先生曰。此與在京師不同。恐有變耳。宜齎十萬金往。以濟急需。如獲咎。某請當之。制軍遂奔喪。後回鑾費用。卒賴此款云。

竹如先生論治。時以根本爲要。當今上登極時。方沖齡。先生曰。用人行政。當以君心爲本。欲格君心。培養元德。要以師傅爲第一義。既係第一義。即非第一流人不足當此任。固非徒資質之美。不媿正人君子者。遂能有濟也。惟艮峰先生之學。以誠爲本。以愼獨爲歸。其積誠。必足以格正君心。而杜漸防微。必能預絕其非幾。而且力破功利之漸。其用人也。必不至或滋流弊。使得膺斯任。培養君德十年。必能重覩聖祖之盛治。否則徒隆虛位。用如不用。則諸政只成具文。不過文誥鋪陳之美。無望於推行之實矣。朱子有言。

事有本末。正其本者。雖若迂緩。而實易爲力。救其末者。雖若切至。而實難爲功。故屢與宗誠書。切論此事。屢請曾相言於朝。又自寄書曾相言之。系心皇極。形於夢寐。可謂忠誠矣。

竹如先生與宗誠書曰。艮峰得居師傅之任。誠爲鄙人素願。但此雖根本第一義。取效必在十年以外。弟尤有憂者。見在朝政淸明。孳孳求實。勵精圖治。誠爲中興之象。但盈廷積習已深。變化匪易。非得一二見微知著通達治體者以爲贊助。則中外之氣。不能流通。幽隱尤慮否塞。是亦可憂也。滌翁來書。多憂懇之辭。可謂善處功名之際。惟朝廷倚畀日隆。凡用人之際。皆以下詢。欲副天下之責望。正非易易。弟荷夙昔一日之知。相期許者。不在古人之後。亦代爲危懇。曾進言謂取人以身。不徒備國家之用。必能先取以爲一己學問之助。孟子曰。今天下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是在尊賢取友。以誠其身。好賢而以身下之。則大才大德自出。是在居敬窮理。以淸其好惡之源而已。大學之一个臣。非徒以能容養休休之度也。必能惡以成其能好。始稱爲仁人。非有舉而無勠也。朱子曰。無私而後好惡當於理。然無人欲中之私易。而無天理中之私難。凡

文章氣節經濟。一有偏重。即有所蔽。而好惡之畸重畸輕。有時流於不自覺。此亦天理之私。皆足爲吾靈明心體之累。所以平天下。天下之好惡必自愼獨始也。是何難舉一人而天下勸。劾一人而天下懲哉。大軍巳抵江寧城下。金陵可望成功。但粵匪竄入秦中。東南收復。皆殘破之區。西北所失。盡精華之處。可喜正不敵可憂矣。是皆深識治本之言。

竹如先生生平不推過於人。爲山東藩司時。僧邸設防大沽海口。須用松下椿。檄山東採辦。開載徑圍若干尺。而山東實無中式大木。州縣請示。先生答以盡力采買。實無大木。即次者可也。後州縣解到。先生巳降調直臬矣。僧忠王謂木不合式。檄山東藩司具職名將劾之。州縣惶急。先生聞之曰。是予違邸帥令權宜行事。而可嫁禍於人乎。因白邸帥。自任其咎。請獨劾己一人。且言下椿雖非大木。亦可用。勝負固不繫乎此。僧邸語塞。遂不劾州縣。亦不劾先生也。

咸豐十年。予客保定。貴筑黃子壽太史彭年繇山西來。識之。博學多通。粹然君子也。年少官翰林。著作甚富。而虛衷好善。見人一言之善。必錄之。性恬退。然於國家用人行政是非利病。無不究其本源。尤留意人才。及國朝文獻。咸豐初。詔求直言。時粵西之賊漸

纖。子壽在翰林。爲封章。因掌院學士上之。後有旨、凡屬官奏事。須先呈上官察閱。子壽乃請假退居養親且十年。跬步不離左右。母卒於保定。築廬權居之所。居宿其中。哀動行路。其父觀察山西。奉使瀕口。子壽時策蹇冒寒暑往來省視。聞嘗流涕爲予言之。自恨無兄弟。不得剖此身爲二。既侍老父。又依母墓也。君所著書及奏疏。未嘗示予。亦從不爲予言之。獨見予所爲文。多手抄存之。大沽之潰。其尊人方在僧邸軍營。子壽往省親。途遇潰兵。言寇已至。車子不敢前進。子壽坐車中。觀予俟命錄。忽悚然曰。義之所在。固不可。計利害也。促車子遂行。嘗謂予曰。人不可無朋友。非讀俟命錄。幾爲禍福死生所動。後有所作。每示予。爲訂正數字。即聽從焉。

予因黃子壽始識邵武楊湘筠。寶臣學問浩博。精算術。善治方書。居京師。藉醫爲活。雖窶甚。不以一言干人也。時夷人入京師。乘輿播遷。湘筠避地保陽。言君國事。往往流涕。痛斥奸臣誤國之罪。衝髮怒目。議論慷慨。而平居吶吶若不能言者。爲郎官二十年。出無車馬。冬無裘。家無一宿之糧。堅忍狷介。不可犯以非義也。子壽嘗言與湘筠處。直可使頑廉而懦立。先是湘筠爲戶部郎中。兼銅錢局監督。時尚書肅順秉政。擅威福。勢焰

熏灼。無敢議其後者。湘筠獨上書論其蒙蔽聖聽悞國殃民之罪。舉朝大驚。皆謂湘筠以郎官訐大臣。議降一級調用。其同里親友謀助貲捐復。湘筠不可曰。吾既不能去之。不願復與同事也。益陽胡文忠聞其賢。疏薦焉、湘筠聞之。即告病歸。曰。大奸未除。吾可仕乎。後二年。夷禍作。肅順誤國之罪大驗。今上初立。回鑾日。奉兩宮皇太后懿旨。首加顯戮。又詔復湘筠官。繇是四海頌聖明。而湘筠深識偉節。遂著於天下矣。中外大臣交章薦之。終不出。曰。肅順雖去。而勝保未除。亂能已乎。及勝保得罪死。上特擢湘筠河東鹽道。乃出。蓋咸豐末出處得正者。湘筠其庶幾乎。

黃子壽言大沽之役。夷人入天津。强據各公署。惟石襄臣太守（贊清）抗不肯讓。曰。此天津府署也。吾守天津。非先取吾首去。不得讓。夷人喻其意。皆舉大指稱之。已而刼至舟中。太守不食。夷人令回署。又不可。夷人乃以五百人前導。肩輿送歸署。文宗在灤陽。知其事。深異之。次年擢順天府尹直隸布政使。改湖南布政使。終工部侍郎。

子壽又言咸豐三年。賊繇山西竄直隸。正定知府某欲逃。知縣周灝持刀守城門。令曰。吾守土官也。有欲出城者斬之。知府乃不敢出。一切聽灝部署。城得無恙。後有營兵臥

京華印書局刷印

道旁。見灝不起立。杖責之。營弁旗人。因稟制府桂相國。良桂棻慷灝強項。奏參革職。正定民皆曰。此吾賢父母也。共出數千金爲捐復之。灝貴州人。卒後。正定士民請建專祠。春秋饗祭焉。

咸豐中。歙縣王子懷侍郎茂蔭自爲御史。即以直聲震天下。自守清操。居京師二十年。未嘗携眷屬。服飾飲食如寒素。出入惟敝車羸馬僕從二人而已。咸豐九年。因進言不用。即告病。主講通州。或勸毋辭官。則泣曰。吾身居卿貳。見時事日非。而不能救。徒竊爵祿。心實不安耳。後太后垂簾。召起舊臣。侍郎病不能出。乃上疏言時政之要。久之。起爲戶部侍郎。調吏部。丁繼母憂。乃歸。侍郎中朝碩德。而謙恭逾於恒人。予嘗與侍郎書。自稱後學。侍郎復書曰。後學二字。實不克當。蔭本無學。望先生之學。不知幾生而後學到。第年力已衰。不堪更從弟子之列耳。今反施之。令人不敢逼視。讀此足見前輩讓德。子懷先生丁繼母憂。居安慶。期年之內。不食肉飲酒。時年已六十八矣。曾節相再三勸慰。不聽。後因大病復起。始食肉。先是居父喪。年亦五十餘。篤守禮制亦如此。

予容直隸。閩湘鄉曾滌生侍郎克復潛太宿望。將攻安慶桐城。因吳竹如先生上書論

攻守事宜。且以俟命錄呈正。侍郎復書曰。曩得竹如方伯書。盛稱道足下。並寄示所爲文數篇。義正辭厲。持論侃侃不撓。心嚮往之。昨辱惠書。及大著俟命錄。於古今治亂得失。人才消長之故。及比年戰守成敗之所以然。反復推論。壹歸其本於忠孝廉恥。而秉正嫉邪之氣。凜然不可干。蓋信學有根柢。方伯所稱爲不謬。而桐城文獻節義之邦。處亂離而留心當世之務者。遠勝他縣。益想諸老流風。彌久不沫也。人習於苟且。非一日矣。士大夫以不恤國事。同俗自媚於衆爲善。草茅談道藝者。一切惟功利是趨。歐陽子云。五六十年來。天生此輩。布在世間。相師成風。比來大亂不止。職由此也。足下於揚波導沸之中。能獨挺流俗。力追古人。遭世多難。闇然自守。筆諸書以見志。所謂儉德辟難。碩果不食者。庶幾近之。獨見推過當。實非所任。轉增慙怍。僕力小任重。在軍救過不贍。年志漸就衰退。不可自斆舉。所賴海內諸君子。匡我不逮。見示八條目。皆救時急務。而擇賢守令以善後。尤弭亂之源。然皆克城後所宜爲者。城之克尚難計日待。未卜天心厭亂。果在何時。每念之輒不禁深矉太息也。錄中於失機敗逃諸將吏。顯揭其罪狀。此誠激揚苦心。惟聞有傳聞失實處。又其姓字以稍存隱諱爲妥。石祖棻作廣麗聖德

詩。分別邪正。累數百言。詩出。太山孫明復曰。子爲始此矣。爲不爲無足計較。獨所稱危行言孫者。乃聖人之道也。盍留意焉。珂鄉比桐枚安潛太宿望等縣。已就肅清。欲懇台駕翻然歸來。共籌大計。既期卒紓桑梓之禍。仍爲切磋德業之友。俾下走不終於小人之歸。而台端亦少訂傳聞之誤。欽遲無量。附上四十金。供途次脂秣之資。風雨雞鳴。顧言曷既。又與竹如先生書曰。俟命錄在胡宮保大營傳觀一月。始達弟處。其堅忍冰蘗以厲歲寒之操。崇獎節義以激頑薄之俗。與此間胡潤帥左季高李次青諸君子所論大略相同。惟筆端褒貶。或傷於激。竊意居今之世。要以言孫爲宜。有過人之行。而口不自明。有高世之功。而心不自居。乃爲君子自厚之道。方君所造。似尚未臻此境。皖北古多賢行之士。欲請方君歸來。代弟物色。得一二樸誠之士。加意敬禮。樹之風聲。以藥虛僞之習。而懲猜忌之俗。亦自有益於地方。有裨於敝軍。侍郎勳德邁一時。即此二書。好士之誠。謙虛之度。裁成後學之心。眞可爲後世法也。

益陽胡潤芝宮保。林翼親賢下士。見俟命錄後。輒以書招予赴鄂曰。春間獲讀大著。深識偉論。曾手鈔以志服膺。竊見大君子立論。必以節義廉恥扶翼名教爲綱領。中心欽

仰。莫可言喻。其所訪將帥勇怯戰功成敗。則偶有傳聞之誤。不關大體也。亦謹註於册。寄之滌帥。弟與滌帥。望兄甚切。兄如不忘天下大事。何妨投袂從戎。共圖補救邪。講席位置甚易。必代謀之。尊眷欲擇地而遷。即請函告住處。弟自當照應也。予與公不相識。公天下偉人。又當軍務倥偬之時。而能紆尊下逮。並謀及眷屬。後又屢寄甘玉亭書。託玉亭送予眷屬到鄂。頗爲照應。勤懇如此。蓋自道光以來。公卿不下士久矣。近惟曾相國及潤芝宮保。開此風氣耳。

竹如先生告予曰。胡宮保嘗言。欲平亂。須博求人才。欲富國。須修明政事。此語可爲天下萬世法。

曾相國與竹如先生書有云。近來悟辦事之法。在大處著眼。小處下手。二語亦頗可味。

咸豐十一年正月。予緣直隸往謁胡宮保曾制軍。道大梁。阻撚匪。新繁嚴渭春中丞樹森留予司章奏。予不可。惟時道梗。遂暫居幕中。皖賊方竄湖北。勢張甚。四月。宮保寄予書曰。弟軍謀不臧。鄂之德黃。均陷於賊。然以希輔二帥回剿。又得劉靖臣協助。鄂境當可肅清。皖事弟且暫爲支撐。任是驚飈駭浪。只有萬不走之法。尚可自靖。濟則天也。不

京華印書局刷印

濟則吾謀之不臧。而非他人之尤也。公眷口無恙。避於舒城地界。下游州縣多淪於賊。即武漢郡縣。亦尚無振興教化之人。弟處。別。有。所。求。仍。是。講。學。修。德。之事。尙祈高賢惠臨。弟亦得日夕聽經。以牖愚頑。必不以干戈之事溷公也。太湖尙無恙。然已四面皆賊。公入鄂。可由襄陽舟至華陽鎭。即可到太湖。安慶一帶。爲賊所爭。吾圍皖已十月。賊又圍我之圍師。如易象一陽陷於二陰之中。然賊掎吾背。吾將調集一萬餘人以掎賊背。成敗固不能逆睹。其切齒於賊。則此心尙專一。即百折千磨。總不恇惑也。當是時公在圍中。又病咯血日百餘口。乃能剛健從容如此。手書招下士講學。而於道路曲折。又皆指示詳盡。斯可見公之心堅定矣。後曾公亦與予言宮保晚年進德不懈。眞可佩也。

髮逆之竄湖北。意欲胡宮保解安慶之圍。時宮保大病。執定不退。其後皖軍大勝。而武昌左右皆賊。公乃回救鄂中。嘗與予書曰。皖危則弟不可行。行則疑於避難。皖安則應分兵保楚。而根本乃不動搖。先是宮保肅淸楚境。將議圍皖。同事多不欲行。公獨任之。及髮逆上竄。或議退師。或且怪宮保當日圍皖之非計。公又與予書曰。皖楚毗連。袤斜五百餘里。犬牙相錯。從何處設防。且防兵久不見賊。則筋不束骨。弛懈成痹。心不畏敵。

技藝生疏。乍聞鼓聲。不能戰。亦並不能守矣。況皖省八年塗炭。無人過問。有過而問者。則又羣起而譏之排之。竊所不解。故不能保楚。實我罪也。團皖非我罪也。公日夜調度。病甚。猶靜坐籌畫。是年七月。楚境肅清。八月初安慶桐城皆克復。公竟於八月二十日卒。江南得安慶。爲根本。遂於兩年之內。南北肅清。公之功也。蓋公之識遠矣哉

予嘗以密書與宮保。言嚴渭春中丞清正剛直。惜規模稍狹。請公勸之。公即致書嚴公曰。願大其道以仔肩。宏其量以開濟。好實一事。當觀如身心性命。此數語眞可爲天下大吏法也。宮保又嘗與予書。言滌生先生聦高言深論。而好庸德庸言。亦閱歷有得之語。

宮保論事。最有深識。當乘輿巡幸灤陽。予竊憂之。密書抵宮保。奏請回鑾。即不得已。亦請巡幸山陝。宮保復書曰。承示北事決裂。令人髮指。乘輿巡幸。爲庸臣謀國者所誤。誠如來書所云。然謂灤陽不如秦晉。此未明本朝制度也。本朝以蒙古爲外藩。累世婚姻。休戚相關。灤陽之地。與四十九旗密邇。人心風俗。最爲近古。嘉慶年間。每年秋獮一次。與諸王子和會。所以遵祖制示親睦也。故此次避狄灤陽。較秦晉爲穩。至論秦晉可控

中原。其言地勢誠然。其克勝此任之人才誰屬乎。後一年。太后回鑾。安靜如常。而陝西不兩年大亂。於是歎宫保眞神人也。

溧陽陳作梅觀察*爲予言胡文忠之公忠體國。其調和諸將。刻刻爲國求才。出於至誠。時彭雪琴侍郎楊厚菴提督分帶長江內湖水師。偶因事不和。文忠知之。乃致書楊公彭公。請其會商要事。楊公先至。備談。而彭公至。楊公即欲出。文忠強止之。彭公見楊公在坐。亦欲出。文忠又強止之。兩人相對無語。文忠乃命設席。酌酒三斗。自捧一斗。跪而請曰。天下糜爛。至此。實賴公等協力支撐。公等今自生隙。又何能佐治中興之業耶。因泣下沾襟。於是彭楊二公皆相呼謂曰。吾輩負宫保矣。如再有參差。上無以對皇上。下無以對宫保。遂和好如初。鮑春霆提督在安徽告假回籍三月。曾相方在祁門。以檄促之。文忠則手書二十六封。令速返。春霆至望江。又稟請曾相借發二千金寄家。曾相斥之。謂時事孔亟。毋得遲遲其行。今且未立一功。而先謀家室。將何以服前敵軍心。文忠聞其事。即自寄三千金贈之。春霆深感激致死力焉。曾相嘗奏薦沈幼丹。幼丹久不至。曾相有忿意。文忠因致書解之曰。天下糜爛。恃吾輩二三人撐持。吾輩不低首求人。

才以自助可乎。其苦心維持大局蓋如此。

文忠嘗自書楹聯云。無欲則剛。有容乃大。處善以勤。强恕而行。此格言也。嘗銘諸座右。

文忠五十尙無子。夫人安化陶文毅公女也。公受巡撫命圍攻武昌。時夫人自家携妾來。泊舟江中。遣使來告。幕府中有上牋言婦人在軍中。其氣不揚。公即遣使持牋示夫人。夫人遂揚颿還里。與公不一面也。剛斷如此。眞有匈奴未滅何以家爲之槩。

予居嚴渭春中丞幕中。將俟道通。詣謁胡宮保也。而嚴公致書宮保。乞留。宮保因函勸留河南。嚴公爲人坦直。不拘小節。予爲擬教士學規。守城章程。整頓吏治規條。皆即頒行。又勸刻曾相愛民歌。王壯武練勇芻言。亦即頒行各營。

渭春中丞夙性剛直。有知縣某從軍營歸。病死於家。河帥請用軍營病故例請卹。中丞不可。曰。君不可欺也。死於牀笫。而奏謂軍營。可乎。又太守某卒於任。中丞座師某公寄書。亦請用軍營病故請卹。亦不可。曰。私恩自盡。私情公事。宜守公義。中丞嘗自言。昔爲縣令。楚北有某觀察於城陷時逃去。不知下落。兩月後。忽以書來求見。固拒之。而使人餽五十金。謂之曰。幸早自爲計。某觀察遂隱於浮屠。後楚北設忠節局。時人皆言觀察

京華印書局刷印

殉難。請卹之。中丞方總局事。執不可。後御史某奏言觀察殉難。飭湖北查報。或謂此可從之。中丞堅不可曰。千秋節義。豈可徇情。吳文節公文鎔陣亡於楚。撫軍崇綸素銜之。欲誣言未死。時中丞爲江夏知縣。力爭之。大忤崇綸。其守正不阿皆類此。

中丞言吳文節公之見忌崇綸。繇於初到湖廣總督任時。賊攻田家鎮甚急。崇綸欲出城防禦。公不知其情。以爲策良是。崇綸輒請公主稿奏聞。未及出城。而田家鎮失守。公急閉城守備。崇綸仍欲出。公曰。君欲逃邪。崇綸曰。公昨已上聞矣。奈何今又不許出城。公曰。昨因賊攻田家鎮。故出城防禦。以便調度。今賊已上竄。棄城勿守。又將焉往。崇綸必欲出。公曰。君出可也。若有一卒隨君出者。吾斬之。崇綸乃不敢出。公復奏言登城防守。凡五十日未嘗入公解稍憩焉。當出城防禦疏入奏。文宗硃批曰。爾等皆欲出城乎。大加申斥。繼見公登城防守疏。則又批曰。爾等不出城乎。蓋公初受崇綸欺而不知也。崇綸見硃批責公。及賊退。因奏請公督師出剿賊。公調兵未集。不能遽行。遂誣劾公。當賊圍城時。安坐衙齋。不備守禦。今又擁兵不出剿賊。被嚴旨切責。公憤而出。遂歿於陣。崇綸又以不知下落奏聞。及奉旨查明。仍欲誣之耳。

予訪河南賢士得太康李又哲明經。諱學行介特。文詞雅正。不爲浮誇無用之言。留心世務。而淡於進取。見予俟命錄及所爲文。手抄十餘册而去

予因李又哲得識鄢陵蘇菊村明經。源生其學宗程朱。且留心中州文獻。嘗刻國朝中州文徵。鄢陵文獻志。及薛文清讀書錄。朱子近思錄。與他先儒遺書。自著有省身錄。大學臆說。醇正博洽。中州學者大抵守孫夏峯遺緒。獨菊村得程朱之正。平居好善樂。事母以孝聞。

予嘗以俟命錄呈正於河朔書院山長李文園先生。棠階先生復書曰。接奉手書。反復讀之。如侍左右。棠階雖粗知向學。實未有得。先生殷殷下問。若無若虛。懇款不已。且自謙曰後學。若以爲與聞乎道者。而不知其中無所有也。連日快讀大著數種。忠孝之思。任恤之誼。論學之平允。認道之眞切。藹然流溢於楮墨間。尤難者流離困頓之中。無一日廢學。所謂載德與功與古之立言者相頡頏。所關於世敎甚鉅。誠非苟作。此自由躬行心得發而爲言。然更著一鞭。尤願嚴辨乎隱微欺慊之幾。以力達於人倫庶物之際。步步踏實。必至內省不疚。猶戰戰兢兢不敢自足。方爲無負所言。至論事慷慨激烈。雖

義憤所蘊。不能自已。然於聖賢之氣象有不相似者。毋乃向來躁急之氣質。猶有未盡化者邪。涵養深沉。惜不貲之身以待將來之用。則棠階所望之大規之切者也。嗟乎。世風靡靡。未有所底。先生獨奮然自拔於流俗之外。趨向正。志力堅。確然與古聖賢爲徒。從此勉勉不懈。必能大成。守先待後。以任斯道之傳。微先生其誰與歸。棠階老矣。因循作輟。學不加進。而讀先生之書。亦不覺眉色飛舞。神與俱振。猶欲策風燭之末光。以追隨於後。儻天假之年。稍有進益。則所獲於先生者。豈淺鮮哉。言不盡意。不盡神馳。

毛旭初閣學昶熙爲予言文園先生。學養醇粹。人與相對移時。則躁釋矜平矣。先生以太常寺少卿。爲廣東學使。任滿即告歸家居。時道光中年也。咸豐初。屢薦不出。時聖明在位。人皆自奮於功名。先生獨屏居力學。及今上以沖齡登極。太后垂簾聽政。天下多故。先生聞召即起。遂擢總憲。不數月入軍機輔相兩宮。持正應變。直不啻司馬溫公之入相哲宗也。而先生虛懷若谷。彌自謙下。任總憲時。與予書曰。受恩愈重。報稱愈難。不惟無德以堪之。並恐無此福分以受之。即恐懼修省。不敢不勉。而職業難盡。工夫不實。上無以答吾君。下無以對斯民。中無以對朋友。愛我如先生。其將何以教之也。予後偶

有所見。輒條舉以告。先生皆采取行之。

王香圃刺史（幽廣）言文園先生自廣東學使歸。僅買地二頃。廣東舊例。學使去任。餽贐甚豐。先生皆不受。平居儉約。客至。具四碟麥飯而已。

予客保定。識安肅徐嘯陸太守。（棣）太守在官。清操自厲。歸田後。閉門不通賓客。日惟讀書而已。其門人周又川廣文（洛）以太守所著歸田自課二卷見示。首卷論學。多涵養心得之言。次卷論治。多切當救時之法。予爲刪訂數十則。太守復書。頗推許云。

予客河南。西華于綗齋茂才（紹堂）來訪。貌篤而恭。言謙而確。與之語。豁然以解。西華僻縣。向無講學名儒。綗齋初聞太康令祝爽亭（壇）講陽明之學。乃師事之。後謁河朔李文園太常。得孫夏峰湯潛菴之遺教焉。猶以爲未足也。聞盛京侍郞倭艮峰先生爲程朱之正脈。欲往求之。至彰德。阻於賊。因遍訪中州賢士蘇菊村李又哲。並濫及於予。蓋誠篤如此。家本中資。而頗自刻厲。時當秋冬之交。隻身遠行。衣衾單薄。而毫無困苦之色。所交皆正學之士。壹意以求道爲事。予謂綗齋曰。程朱之道。具在傳註中。歸而求諸遺書。而實踐日用倫常之際。使程朱之道。內存於心。外驗事物。雖艮峰之言。不外是也。今

京華印書局刷印

隆冬沍寒。兵亂道梗。而獨身往還數千里。得毋貽父母憂乎。子年甫壯。有志聖賢之學。而遂棄科舉。要知科舉之業。亦聖賢道中之事。子之父母。得毋不以爲然邪。如不以爲然。而不聽從之。即非道也。道不遠人。須臾不可離。而尤在順父母之心。子其審之。綱齋曰。此吾父志也。吾父力農。而三子皆讀書爲學官弟子。吾嘗以求正學之意告父。父大喜曰。汝能如是。雖奔走萬里。困苦勞瘁。皆毋以家爲念。科第有無。不足計。家世力田。固亦奚慕邪。今父康健。一弟侍側。故遂得出門遠行。且將往見艮峰先生也。予聞之大驚。因告以吳竹如先生學養之正。與艮峰同。及黃子壽之博學篤行。令其過保定見之。後居竹如先生署中月餘。日夕論學。盡聞程朱之蘊。繇是十餘年以爲未足者。始釋然無疑。竹如先生嘗稱綱齋爲闇修之士云。綱齋聞艮峰內召。將大用。遂不復往。輒辭歸。竹如先生監之。不受。以車送之。亦固辭。仍自擔簦而返。河南學使景公上其學行於朝。將選訓導。綱齋辭焉。終不肯仕。後艮峰文園竹如三先生皆官京師。綱齋又入都。居文園宅中。研經講學而已。

同治元年。予客湖北時。興國萬清軒斛泉主講碩庭書院。清軒少時見時文批中有此

事當如身心性命之學一語。因自疑曰。天下尙有所謂身心性命之學者乎。乃詣書肆。購性理精義一部歸讀之。大悟。遂不復事科舉業。漢陽太守趙靜山[illegible]特建崇正書院。延爲山長。每日冠服坐講堂。與諸生講小學。其敎務窮經篤行不尙文辭不事著述於義利之間一毫不苟。學使龍公杜公。皆欲拔之入學。不赴也。賊至興國。濟軒居山中。課蒙童種包穀自給。手抄先儒經學書幾二百卷。筆畫端正。無一字潦草。圈點經史數百卷。亦無一筆傾斜。雖當盜賊擾攘之際。而日必戴小冠。著大布衣。整襟危坐。儼靜如常。可見其學養矣。胡文忠聞其賢。以安貧樂道奏請賞給國子監學正銜。濟軒未嘗謁謝也。後其弟歿於王事。文忠臨弔。乃往答之。自稱名。亦不用世俗門生稱也。既而文忠延主黃州書院。不一年而賊至黃州。諸生皆散。及克復。或勸宜即到館。濟軒不可曰。書院已廢。而即到館徒索束修耳。李希菴中丞欲薦爲知縣。濟軒力辭曰。以人才特薦。吾非人才。以軍功彙保。吾無軍功。是可欺邪。後中丞移撫楚。乃延主碩庭。及中丞赴皖。書院不開課。濟軒遂辭去。武昌守留之不可。曾公時在江西。寄貲以書招之。亦堅謝。當時大吏多敬重濟軒。而濟軒曾無一字干之。溫柔和粹。毫亡矯激。嘗曰。律己不欲稍寬。責

京華印書局刷印

人不欲太嚴。又曰。古之君子。利濟爲懷。一日居乎其位。必求一日盡乎其心。一日不克盡其心。即一日不可居乎其位。眞名言也。予見楚士之守正學者。蓋惟清軒一人而已。

江寧汪梅村孝廉（士鐸）爲人樸實介潔。學問浩博。尤長於地輿。留心時事。不逐聲利。嘗謂予曰。不可作閒文字。古人已有之議論。何必重複。記事之文可作。然必有益於天下後世者。而後爲之。又曰。予取人以安貧爲主。能安貧。方能自立。方能有爲。盜賊只是充不安貧一念耳。梅村爲胡文忠庚子江南所得士。賊陷金陵。梅村子女俱被難。孤身課經窮山中。文忠招至湖北。爲修兵略及地輿圖。衣食所費外無他求也。咸豐十年。避賊湖南。友人或餽薪米者皆受之。餽肉食者。則辭謝曰。避亂尚貪享用邪。門人入學。或具金謁謝。皆不受。曰。受束修分也。敎讀職也。至入學者。彼自得耳。我何功焉。同年友或餽以金。亦皆不受。曰。吾困時自能往取之。其高潔蓋如此。文忠薨。輒與嚴渭春中丞閻丹初廉訪編文忠遺集。刊行於世。又取其在湖北所辦兵事吏事餉事。編年月日記之。爲撫鄂記。此非徒敘述文忠勳績。即東南兵事。皆瞭若指掌矣。

同治元年春。予客武昌。還謁曾滌生制軍於安慶。制軍寬大和平。不自矜伐。望之如一

老教師耳是時江南北督師者爲公兩弟沅浦觀察事恒司馬分兵齊下勢若破竹而公見予未嘗言及問之則曰然亦不稍見矜喜之色凡進言於公者是者取之非者亦無一言辨駁也在祁門時設櫃於署令上書者投書其中晚輒取視其不可行者置之而已凡屬士求見者無不見退則記其人言語氣象如何皆筆之日記每日辦事必有定時蓋數十年如一日居身樸素治家勤儉自居官後亦未嘗置田廬夫人子婦不廢紡績而禮敬賢士周卹故舊如恐不及設採訪局以表章忠義死節之士招致宿儒以樹風聲其或死不得葬者則佽助焉且經紀其家其或避地他州者則必以書招之不來則又必移書告他大吏敬禮之如蘇州陳碩甫先生奐江寧汪梅村與國萬濟軒並無一字干之而公必爲移書各督撫使得所厚養嘗言當茲剝復之交保全善良乃爲天下留養微陽以俟元氣之復其養賢之費皆分廉俸爲之不用公帑也督辦四省軍務加以三江吏治安徽善後海疆夷務籌餉調兵文書函札他人辦一事日不暇給公事事躬親處之如無事猶以暇力讀書寫字與諸賢士論文講學事事有條不紊凡生平所見人物書籍大致皆能記憶而外貌渾然不露眞偉人也予初見之以公虛心納

京華印書局刷印

善。知無不言。公皆笑納之。臨行書楹聯見贈。有斂氣乃宏才學識一語。蓋以予學無含蓄。丰角太露。故警戒之也。

曾節相好賢出於天性。予見公言及桐城老儒許玉峰先生朱魯存文學蘇厚子文鍾甫兩徵君戴存莊孝廉諸喪。久皆未葬。節相慨然即出二百金命各爲買山葬之。予因屬甘玉亭任其事。葬畢。公又親書碑文以表之。玉峰先生則書大清布衣許君。魯存則書大清文學朱君。厚子鍾甫則書大清徵君蘇君文君。存莊則書大清舉人戴君。惟於吾從兄植之先生則書大清文學方植之先生之墓。旁行皆自稱名。臧牧菴孝廉戰歿於桐城。公亦立碑表之。

湘鄉李希菴中丞續宜以羅忠節公澤南集見贈。凡四種。小學韻語。讀孟子札記。西銘解義。人極衍義。皆精粹平實。醇儒之書也。人極衍義。發攄天命之源。以及人性之理。治道之大綱。有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之規模。吾見本朝儒者之書。未能有駕其上者。往年吳竹如先生與予書稱其體立用行。蓋有然矣。世人但見其功烈氣節。又烏知其所本哉。使公不死。得講學數十年。斯道其大昌明乎。

羅忠節公在時。或問公讀何書。公曰。吾只玩味大學知止而後有定一節。無他兵法也。義寧吳某嘗宿營中。一日諜告賊將撲營。公命秉持火器守牆。自與諸將士講論自若。神色如常。賊放槍如不聞也。賊來攻如不見也。及賊將至營。乃傳令放槍。賊卻。遂開壁逐之。賊多就擒。而營中猶寂然也。此可爲將兵之法。後聞甘玉亭及張鍊渠觀察言李希菴中丞多禮堂將軍(多隆阿)用兵亦然。軍事愈緊急。神愈閒。氣愈定。李中丞。羅公門人也。沈勇剛毅。用兵計定而後動。終身無敗衄。曾公嘗語予曰。希菴。眞天生將才。不好色。不好利。不好名。

陳作梅觀察言希菴中丞治兵。只實做程朱主敬存誠工夫。終日靜默。不妄言。不妄動。抱定孔子臨事而懼好謀而成二語作主腦。其臨陣則全是以靜待動。謀定後發。處勝後戰。抱定曹劌告魯莊一段作主腦。平日在軍中。與軍士言。只是定心法。無他兵法。以爲兵法。隨機應變。不能預言。平日只要操練不動心。拿得定。站得住。臨陣自然會隨機應變。當在營。雖賊來圍。營中寂無人聲。必待其近營前。乃始令擊之。賊無不敗退者。嘗帶數十騎出營探賊。並察看地勢。道遇賊。則按轡徐行。賊亦不敢遽進。及至可縱轡處。

然後持鞭大呼。共出殺賊。賊驚退。乃縱馬馳歸。中丞嘗言古人不輕於作戰。每戰必籌算。歷三五日。熟籌應付之方。然後出戰。是以常勝而寡敗也。又言戰守之敗。總由自己先亂。自己果整齊嚴肅。軍心安定。人自無從乘我。即觀敵亦然。不可輕進。只靜看其何處慌亂。即乘釁而進。乃可勝也。又言每閱營伍。不在觀其操演。只於平時到其營前。觀其兵士之勤惰整散。可以決之。且不必觀全營。即一二人可決耳。故中丞平日訓士卒。如師之課弟子。只訓其勤於各人職分內事。凡各人器械行李。無不收拾鋒利。整齊嚴肅。如臨戰。如移營。絕無臨時預備之事。當上海陷後。江蘇紳士請李宮保赴援。遂招淮軍五營至安慶。曾公命中丞往視其營官如何。畧視即回曰。今往必大勝。五營當以某為第一。某某次之。已而果克復。推程學啟功第一。劉銘傳次之。學啟陣亡於嘉興。其後淮軍名震天下。北剿捻匪。遂奏膚功。中丞之言皆驗。曾九帥圍金陵。困甚。多勸其退兵。曾公亦意動。以詢中丞。曰既進不可退。九帥必站得住。但厚撥師通餉道為要耳。曾公聽其言。卒拔金陵。故曾公嘗稱李希菴能斷大事。

衡陽彭雪琴侍郎玉麟英姿颯爽。自諸生從軍統水師。辦事精勤。訓練之餘。即寫字吟

詩作賛。好客喜飲。不愛財。不好色。不計家室。口不言功伐。心不戀官爵。衣服翫好。一無所愛。既立大功。而隨身衣履外。無一長物。凡事隨到隨辦。不少稽延。嘗謂予曰。人生無留後累。予若今日事敗。今日即可赴死。毫無牽挂也。治兵紀律嚴甚。每戰身先士卒。烈風巨浪中。乘舢板。督兵衝陣。勇氣懾人。冬日只着一短袍。或問何不衣裘。則曰。終歲帶兵。止宜如此。果或遇賊。有不便耳。其刻苦如此。

胡文忠公薨。李希菴中丞繼撫鄂。自以皖賊未平。其兄忠武公陣亡三河。國難家讐。願督師滅賊。後皖賊稍平。中丞以皖撫丁憂歸。時上新授以欽差大臣。留之固辭。奉旨給假百日。中丞仍以父年八十餘。數上書辭官。旋奉詔剿苗沛霖。乃扶病而出。請開皖撫缺。專任兵事。行百餘里。嘔血遂歸。薨於家。忠孝兩全。誠合出處之正。或謂中丞當扶病從戎。歿於王事。不當丁憂。即居家不出。是不知中丞兄弟。當粵賊猖披之日。以布衣從軍。保全數省。忠武既殉節。中丞又以勞得疾。報國之道盡矣。是時曾相駐安慶。名將如雲。賊勢已衰。中丞雖去。於國無損。而其母已卒。父且大耋。果勉扶病而出。則父心安乎。此誠不得已之苦心。其所處實合於聖人之道。未可輕議也。

京華印書局刷印

陝西閻丹初康訪。（敬銘）予在鄂識之。初在刑曹。胡文忠聞其賢。奏調總理糧臺。擁節聚實。東征之軍。賴之以濟。賊上竄黃州時。武昌官吏皆亡走。君獨守糧臺不去。其後擢楚臬。兼總糧臺。舊例實任官兼辦理糧臺者。於本任廉俸外。仍支薪水。君獨辭之。冠服敝陋如老諸生。權藩司印。丁本生父憂。不受同官賻分。負債千餘金。回籍後。鬻所藏書畫衣服及署中所自製器具償焉。同官欲共助之。堅辭不受。

監利王子壽主事。（柏心）學問浩博。持身清介。自登進士。即乞病歸養。主講荊州書院。所著漆室吟十卷。起自咸豐二年。皆忠君愛國憂時閔亂之所爲也。其閒議論褒貶。以及兵事經歷。皆寓於詩。道光閒朝臣之沖靜恬淡。可以儀型風俗者。楚北則主事。江西則劉瞻巖殿撰。（繹）四川則李西漚庶子。（惺）河南則李文園太常。惟所學各不同耳。高尙之士。大都超然物外。不念君國安危。實陷於楊朱之爲我。子壽比部。久已隱退矣。至今上登極。具疏論平治天下內四大政外四大政。又呈讀經論八首。以輔聖德。並自陳毋老不能仕。疏繇前湖廣總督張公亮基代呈。言雖不盡可行。而時以匡世望治爲心。則可佩也。

予在楚北識宿松汪省吾司馬。[illegible]今之循吏也當咸豐三年賊破安徽時省吾以齊陽訓導丁憂家居賦絕命詩繫衣帶間避居山中著歷朝節義錄八十卷以自厲志兼以刺時又著讀史卮言十餘卷考訂精確議論平允雖是論史而以聖賢之理貫乎其中多發前人所未發又著詩文若干卷語語皆關世道人心其手稿均蠅頭細字無一畫潦草可觀其所養矣胡文忠奏調湖北署松滋在縣兩年民皆愛之卸任回省每夜讀書往往至三鼓卒前二日猶觀書也生平無疾遽言色無惰容與人和而介其學似明呂新吾本朝陳文恭公以實心實事爲主以天地民物爲量以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爲基可謂君子人矣卒祀松滋名宦祠

汪省吾嘗曰程子言古之仕者爲人今之仕者爲己竊以爲古之仕者學者總可以爲己二字括盡明德所以爲己新民所以爲己修身以敬是古之學者修己以安人安百姓非即古之仕者乎明新總是學自天子至庶人皆是學者禹稷思民饑由己饑民溺由己溺三過不入以救之如是始盡其爲己之學也爲己爲人所爭只名實之分誠僞之分無彼此之分也今之仕者求利敗名殘民罔上竟至失身辱先遺毒孫子正失己

之甚矣。豈可謂其爲仕而爲己者哉。

省吾又曰。自有天地以來。惟常經常理。萬世不易。當盡心盡力。孜孜汲汲爲之。遭際之常變順逆。非所論也。孔子至聖。一生在憂患中。何况他人。中庸言文王無憂。亦第就述作之大者而言。若其當身所歷之境。豈能盡無憂哉。故易傳謂作易者有憂患。理皆實理。而其餘一切。則付之太虛。非惟人事不可憑。即天道亦不可盡憑。非天之不可憑也。義理之天可憑。氣數之天不可憑也。而氣數之天。終歸於義理之天。亦非終不可憑。蓋久遠之天可憑。而當時之天。則不能皆可憑也。盡其在我以聽於天。君子所由居易以俟命。修身以立命。存心養性。以事天也。

省吾又曰。道光六年。戶部以財用不給。請開捐例。並嚴定新舊正雜賦稅。不許拖欠。然自是連年兵禍。旱潦洊至。所入不敷所出者。不知凡幾矣。使當時秉國者。第以民生爲念。不以財用爲急。則惟民命即以固民心。即以回天心。未必不見蓄患之隱爲弭也。然則抱匡濟之才者。不知其本。不可謂之眞才。惑理財之浮說。欲生財而財轉耗。徒見其長亂而已。

江寧汪梅村孝廉。嘗著水經注圖。在湖北閒皖中有方某者。駁辨數則。即寄書屬予代詢其人。幷所駁語。其書畧曰。幸喜知己有人。不勝雀躍。吾輩著書。只有人說好。實則未曾看書。其能駁議者。乃眞細看吾書。平生求之不可得者也。後方某寄駁辨去。孝廉深以爲然。孝廉精於地輿之學。在鄂編一統輿圖。既成。自念有圖無說。即無異擿埴索塗。故復議采輯一統志方輿紀要肇域志郡國利病書廿四史三通等書。分沿革山川兵政吏治水利物產諸門。件繫於府縣之下。與喻芳余鄒子翊等分編之。

柏堂師友言行記卷三

同治三年。予應曾公之召。繇武昌歸安慶。在忠義局修志。嘗問公何以知塔羅李彭楊鮑諸公能成大功。公曰。此皆幸而遇者。當時與諸人共事。不過識其忠勇勤樸。各任以事。幸仰天威。稍能成就。人遂謂吾能知人。實則知人甚難。予未敢自信也。公之不自矜伐多類此。

曾公每日以勤儉二字爲課程。曰。惟勤。能立事。惟儉。能潔己。能濟人。又曰。大舜善與人同四字。吾每日必三復斯言。又曰。兵事須在營閱歷。不可空談。嘗在安慶時。嘗見有上書論事者。公必事事批明可行不可行之故。復使其人反復閱之。若求差者。則必令其歸家安分讀書。不可躁進。蓋公平日取人。大抵皆誠樸厚重一流。而不喜才華浮薄者。若篤行文學之儒。則奉爲上賓。出入談論。亦不肯煩以吏事。

予嘗稱鄖陽計芾村茂才棠有才畧。公曰。曷勸其來。予乃告芾村。謁公。輒立語片時。顧未命坐。芾村退不說。公聞之。即加敬禮。又有浙人某上書於公。公才之。委爲營官。旋察其詐。復革退之。懸示大門曰。此吾無知人之明。可愧可愧。胸懷磊落。勇於改過蓋如此。

京華印書局刷印

曾公在營十餘年。廉俸所入。別立銀錢所委員司之。凡出入皆經其手。內室不留一錢。公嘗告屬吏曰。凡官府銀錢。必令何項入何項出可以告於人人方是正本清源之道蓋銀錢所。即其以身爲則也。

曾公於故舊極有恩誼。仁和邵位西員外（懿辰）殉節杭州。妻子亡出。公招至安慶養之。並延師課其子。石埭沈槐卿明府（衍慶）殉節於鄱陽縣任。與公實未面也。公念其忠義。歲餽金周其家。績溪周志甫明經。（成）公聘任忠義局修志者也。既卒。公亦厚卹之。並教育其諸子。其他忠義之士。雖不相識。聞其貧皆佽助之。而所費則分廉俸爲之。絕不用軍需公款也。

曾公嘗曰。兵興以來大吏有才者大抵皆奮發踔厲猛勇之氣多須更得渾厚者數十人布於民上培養元氣則可以長治久安矣

同治五年。予奉召至濟寧行營。見曾公每日清晨輒起。食後行三千步。步畢。乃治公牘。凡奏疏批牘書札。皆手自爲之。事畢。則與幕友圍棊一局或二局。以爲消遣。棊畢。即讀書兩卷或三卷。有客至。隨時召見。午後亦如是。晚亦如是。日以爲常。雖佳時令節。無稍

變也。若行軍時。舟車之間。治牘讀書。亦無曠廢。嘗曰。吾日治軍事吏事。若不兼讀經實之書。則心不能養。理不能明。何以能知人。何以能應事。古今來膺大位而顚蹶者。皆不學之過也。

同治七年。予至金陵。曾公留居幕中。嘗謂予曰。人必心地光明俊偉。則發之於文。方能有物。文家之韓歐蘇。詩家之李杜黃。皆能心事如青天白日。是以不朽也。又曰。方望溪侍郎謂學行繼程朱之後。文章介韓歐之間。欲以韓歐之文。達程朱之理。姚惜抱郎中謂學問之道。義理考據詞章三者。不可偏廢。望溪爲文。不說一句假話。惜抱爲文。不用一古字。自然古雅。此風氣開得極好。

曾公作金陵昭忠祠記。予謂文中一段句法。宜少變化。公即删易之。又作邵位西誌文。予謂銘詞。有近六朝句法。亦即改之。眞大海不擇細流也。

曾公曰。人必有卓立不拔之志。方能有成。或作或輟。不濟事。周程張朱。皆合下便有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志氣規模。終身堅確不撓。所以成大儒。而治軍亦然。必有堅忍不拔之志。方能立節立功。否則如何做得成

曾公曰。求才之道。須先取人以身。氣類相感。再誠心求之。虛心納之。決不可用權術籠絡也。

曾公在江西以前事。予不甚知之。後來皖。先駐軍宿松。旋移祁門。又居安慶三年。在祁門時。設忠義局。招延品學兼優之士。或守義窮居之士。俾任采訪兩江忠義節烈士女。一以宣忠節之正氣。一以養節義之人才。及安慶克復。則首設粥廠以養難民數千人。漸安置之。又委廉能之員。會同賢紳。分往各縣散米散粥。以招流亡。於城內賃大厦三所。便寒士棲止。又擬月課。取百人。人給膏火銀三兩。其前列三十名者。則加給銀四五兩。於是皖南北寒畯無歸者。盡得所依矣。時皖南受賊禍尤烈。民居蕩析。田野蕪荒。公乃籌資開墾。擇公正廉勤紳士經理之。每縣各三千金。給買牛種。招民復業。收成後。將牛種原本讓三還七收回。又給欵湊足三千金。再買牛種。如是者數年。民歸復業益多。其有田而無人耕種者。許其給親族耕種。無親族者。則給其疏遠族人種之。三年之後。計凡收還之欵。盡爲各縣興學校立書院培植教育之用。又爲其弟沅浦中丞設書局。刻王船山先生遺書。並招江浙博雅之士。專任校讐之事。藉成其所學。又聞江寧亂時。

城中婦女千餘人。逃至江干。有爲楚船誘去者。公飭水師截留。暫置之安慶。及金陵克復。乃使各歸其家云。

沅浦中丞督兵圍攻安慶金陵。其所處事。亦多奉文正爲法。予嘗至雨花臺營中。時餉嚮竭蹶。猶必撙節他項。設立粥廠。凡城中民婦逃難者。皆收養之。計四五千人。其自外省被掠來者。皆委員送回原籍。若其無家可歸者。亦必隨時設法安置。此眞得古人弔民伐罪之義矣。

金陵克復時。城內盡荒。伏莽猶多。而立功諸將士。又往往佔據民房。甚或任意拆毀。別自修築者。州縣官不能禁也。曾公乃立保甲局於四門。另立保甲總局。擇賢任之。凡流民來歸而有佔其房地毀其器物者。不必控於州縣。但詣保甲局。即時委員判理。民遂各得復業。盜匪斂跡。半年後。安靜如常。

曾公既克復金陵。立書院以養寒士。立難民局以招流亡。立忠義局以居德行文學之士。立書局校刊四書十三經五史。以聘博雅之士。故江浙被難者。無不得所依歸。又立普育堂。養婦女幼孩數千人。並立義學。俾令幼童讀書無荒嬉。凡婦女矢志守節不嫁

京華印書局刷印

者。立清節堂居之。又設醫藥局。以時施診治。若紳士被難之家。其婦女則僅登簿籍。令歸其家。而朔望給錢米周之。不令入普育堂者。養其恥也。

清查。錢糧浮收。自胡文忠克復湖北。始下不剝民。上可裕國。實去中飽耳。然於清查中。亦嘗籌畫餘羨。津貼州縣及書吏。以資辦公之用。不過取之有定數。不得任其需索也。民困由是大蘇。曾公於三江亦行之。其後閻丹初中丞撫山東。亦仿行之。

自胡文忠撫鄂。奏舉興國萬清軒學行於朝。其後閻丹初撫山東。奏單爲鐮等。左季高撫浙。奏安徽夏炘。景劍泉督學河南。奏蘇菊村于綱齋李又哲等。楊禮南督學四川。奏龍某等。沈幼丹撫江西。奏王其淦等。係是布衣諸生有學行者。皆得上聞。亦激揚之一道也。曾公則不然。如其人不願仕。則致敬禮以隆之。如願仕者。則係軍事薦而用之。蓋使朝廷收得人之實。固不必寵以虛文也。

東南文字。盡燬於賊。胡文忠在湖北。首開書局。刻讀史兵略弟子箴言。曾公在安慶。開書局。刻王船山先生遺書。在金陵刻四書十三經史記漢書。吳仲宣漕督在淮上刻小學近思錄諸書。丁雨生中丞在蘇州。刻通鑑牧令書諸書。馬穀山中丞在浙江。刻欽定

七經等書。左季高宮保在福建。刻張儀封所編諸大儒名臣書。何小宋中丞在湖北。刻十三經經典釋文胡文忠公遺集等書。吳竹莊方伯在安慶。刻乾坤正氣集及各忠節書。李少荃節相在金陵。刻名臣言行錄並硃批諭旨等書。丁稚黃中丞在山東。亦開局刻十三經。皆有益世教也。

粵賊之興。奏設忠義局。委官紳采訪者。亦自胡文忠在湖北始。其後各省。援以為例。使忠魂義魄。不致泯沒。而曾公又擴而大之。藉以延致三江賢士。不但激揚正氣。且以培養元氣也。

同治七年。曾公調直隸總督。九年到任。時吏治混雜久矣。公舉賢才十餘人。黜貪墨二十餘人。當時風氣為之大變。公在江南。見丁雨生中丞限州縣月報清理刑名章程甚善。移節直隸。倣而行之。法益加密。緣是一年之中。清理三萬餘件積案皆決。大順廣旱災。公派員查辦。民沾實惠。九年冬調回兩江。十年直隸大水。公在江南。於鹽務中籌集數十萬兩振之。眞有四海一家之量也。

同治三年六月十七日。金陵克復。七月曾公至。見流民無一復業者。城內廬荒。因命軍

京華印書局刷印

士修葺貢院。奏請於十一月舉行鄉試。蓋江南罷鄉試十一年。克復之後。首舉此典。所以振興士氣。亦藉以招徠商賈撫集流亡也。商賈既集。則錢穀流通。民食漸豐。有力者可以食其力。有藝者可以售其藝。有田宅者。可以賃其田宅。流民各足圖其生業矣。況考生或攜土貨。或攜銀米。每人以二十金計之。一萬人即添二十萬金。亦所謂酌濟虛也。逾半載。金陵氣象復盛。當時言官或有譏公者。是豈知公之心哉。

當金陵初行鄉試時。士子欲買四書不可得。公乃先刻四書十三經。繼刻史記兩漢書。又與浙江湖北等省。分刻二十四史。其刻貲則撥運司所解鹽政規費充之。並交江寧府收存。及移節直隸時。尚餘數千金。仍留為刻貲。不自取絲毫。

兩江總督廉俸外。又有辦公費。每歲萬金。公在金陵。凡署中食用以及饋遺親戚故舊皆取諸廉俸。其辦公費則盡存糧臺。非公事不動用。向來總督去任時。此款皆入宦囊。公則仍留為慈善之用。移節直隸後。安徽有災。買米振之。皆此款也。

曾公平生喜推功於人。而自願受過。當剿滅粵賊。則推功於胡文忠多忠武諸公。而己屢辭權位。諸弟從戎者。亦屢疏乞毋加恩臣家云。然其所能勝任者。率挺然不辭。堅苦

不挫。其所不能者。亦毫不敢自以爲能。如剿捻及馭夷二事。皆嘗自陳毫無把握。不敢自信也。同治十年。辦理天津民教一案。實爲前通商大臣崇厚所誤。又爲總理衙門所掣。而又不能不委曲以全大局。故每作家書及與人手札。皆深自咎責辦事不能適剛柔之宜。內負神明。外慚清議。臨終遺摺。猶復言之。蓋中外議公者。亦莫不歸咎崇公。而公曾無一語自辨也。

曾公不好蓄姬侍。在安慶時。公弟爲買一姬。公淡然遇之。不溺愛。亦不虐使。逾年病卒。侍公凡一載。未嘗使著絲羅。晨昏紡績有定課。毋許過佚。後公夫人子婦至亦然。夫人月費四千錢。子婦半之。其儉樸與家居時同。當公夫人未來皖時。宴彭雪琴侍郎於內室。招予陪飲。見室中唯木榻一。竹牀二。竹枕二。此外一二衣箱。無他物也。曾闌泉侍御來。予亦陪飲。食鯖魚止一大瓦缶。闌泉笑曰。大學士飲客用瓦缶。毋乃太簡乎。公大笑而已。

王子懷先生嘗言曾公眞有知人之識。當咸豐初。予上振興人才疏。公見之。即詣予再三稱賞。但勸予勿保舉徐仲紳制軍周敬修侍郎辦兵事。謂仲紳前辦夷事甚得體。然

京華印書局刷印

實無才。留於廣東。使夷人有所敬畏可也。若辦兵事。底蘊盡露。豈不可惜。敬修之才。但能辦土匪。不能辦賊。其後果如所言。

予邑子有少年好古者數人求見曾公。公勉之曰。爲學要器量大不可得少自足。蓋學問無窮深一層尚有一層高一重尚有一重無滿時也若能讀破萬卷書自視若無有斯眞豪傑矣。

曾公開府兩江。求才若渴。當時屬吏多賢能之選。香山何小宋廉訪 璟 閩陳心泉太守。 鼐 瑞安孫琴西太守。 衣言 開縣李雨亭太守。 宗羲 或素以侍從居言職風骨錚錚或數爲循吏德惠在民羣賢萃處蔚爲風氣誠極一時之盛也。

楊仲乾明經 德亨 年十九。即致力窮經。三十八歲讀李二曲書好之。專爲反身窮理之學。遭亂播遷。亦未嘗一日廢學也。自奉儉苦。而睦姻任卹。惟力是視。仰其衣食者嘗數十人。氣象敦厚。不矜不躁。能以善養人。後學受其教。往往興起。其學雖繇二曲入。然能知其蔽。於陸王偏處亦辨之極明不爲游移和同之見。生平淡於進取而於君國民物之利病。時繫於心。尤以整頓學術爲己任。曾公嘗禮聘之。後寓金陵。從吳竹如先生游。

學益粹。時年逾六十矣。虛心聽納。如蒙童然。眞可謂好學之士。

餘姚朱九香太僕。蘭風骨凜凜。道光三十年。曾奏劾穆相者也。同治二年。簡放安徽學政。謬用吳竹如先生及羅椒生尚書言。手書先資聘代草正士習示。予擬八事。公從其七。予未謁公。撤闈後。公即過訪。時寓居狹隘。又兩後道滑不可行。公即於門外下輿步入。後聞楊仲乾名。亦禮先之。其忘貴下賤。出於中誠。亦學政中不可多得者。

大理馬雨農學士。恩溥提督安徽學政。丁憂不能歸。曾公留主敬敷書院。嘗見予俟命錄。致書於予曰。九卷中氣質要清而厚正而通二語。讀之憬然。清不至不厚。若正而不通。固生平受病處。嘗將此條錄出爲座右銘。同道之益。可少乎哉。楊仲乾明經爲學士在任時歲貢生。例稱門生也。學士固辭。反稱之曰先生。每有所作。必就正。其謙德虛受如此。

嘉興錢警石先生。泰吉博聞强識。與其從兄衎石先生儀吉齊名。同治初。避亂寓安慶。予適自武昌歸。始識之。貌古神淸。粹然老儒。猶日校減書不輟。示予以甘泉鄉人稿。詩文皆雅馴淵懿。內有曝書雜記。尤可爲學者讀書法程。嘗自言承先世餘緒。藏書二萬

京華印書局刷印

卷。雖不足以資博采。然非舉畔道之書。先人所戒。秦吉幼時。即屏棄不收也。又述其季父學士公訓子衍石曰。金玉玩好非予所有。即有亦非所愛。惟藏書數千卷。乃節縻俸購置者。眞吾之布帛菽粟也。又自述祖父文端公劄記云。陰陽消長。理所必然。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人家子弟。何可無培養之功。臨深履薄。念念積累。事事積累。一世培養。世世培養。自然連綿不斷。續貧衰而振家聲。亦所謂君子存之者也。又言其族子恬齋方伯。嘗官山西時。有郡守某奉文端公少宗伯公書賚卷册來。閱之意甚適。既而思曰。此巧試我也。遂謝卻之。蓋取非其有者也。賚也。金玉也。同爲贓貨矣。

劉少塗[illegible]言石埭沈槐卿大令衍慶爲江西第一循吏。咸豐三年。守鄱陽陣亡。先時自書聯云。三十年服古。二十年入官。取義成仁。要擔起綱常兩字。進不能赴援。退不能固守。孤忠效死。愁對茲章貢雙流。讀之令人凜然起敬。楊仲乾亦言槐卿事親極孝。嘗第進士歸。祖父尙健在。方與客對談。因侍立於側。命之坐。乃持小椅坐於門偶。終不敢正坐也。於是可想見前輩家風。

雲南曾蘭泉侍御并甸慨坦直。吳竹如先生講學友也。嘗曰。凡事必以義爲權衡。必以

能行得去者爲義行不得去即是非義弗精官京師日刻苦自厲不取一切例規而孜孜講求公事不肯毫末徇人道光三十年文宗登極侍御上疏薦林文忠公劾斥穆相耆英琦善諸人未幾告病歸不數月文宗用其言起林公盡斥琦善諸人時侍御以京察一等記名膺明保人皆惜其去而侍御念繼母老巡歸不顧也咸豐閒回匪亂詔公爲團練幇辦大臣時大吏皆苟且毀事回匪索會城中正街居住大吏許之公不列名大吏欲殺之遂避走四川著書講學今上登極用薦復召用時公年已六十僅一幼子或尼之公曰聖主沖齡可不聞召即起而自戀幼子乎遂行舟車中猶時時讀書也

予嘗與蘭泉先生同舟訪曾沅浦中丞於金陵雨花臺軍次乘馬謁孝陵登鐘山絕頂觀城中賊巢並閱各軍營規制往返凡十餘日先生淸晨輒起或讀書或習字無片刻稍懈夜倦即倚枕睡一呼即醒匈中落落也將行有提督某贈行貲先生堅辭之先是舟過彭雪琴宮保楊厚菴軍門留飲而別二公要晉囘皖時再過之及還遂不肯往曰恐其餽贐耳當應詔北上遍游皖楚豫湘諸省訪察各路軍事人才一切利弊以備入覲時有所敷陳也平生不苟取非至交如曾相及嚴中丞者必不受餽或譏其僕僕道

塗作游客。誕已到京後。以知府發貴州。抵省遂卒。

朱九香學使安徽試院楹聯云。念我生立志讀書。做不盡忠孝二字。與爾輩論文講學。要先明義利分途。眞得爲學之旨。近數十年中。以予所聞安徽學政。當以山陽汪文端公爲最。其敎人以立誠爲主。其後嘉興沈鼎甫侍郎維鐈敎人務實學。順德羅椒生先生惇衍試士以小學論朱子書爲本。並刻宋濂洛關閩六先生傳及本朝孫夏峰湯文正陸淸獻三先生傳。以示多士。椒生即朱公門人也。

椒生先生爲學政時。予應試呈卷。先生閱之。即下座問予平日所學若何。不呼予至案前也。後十餘年。予客武昌撫署。先生以總憲奉召入都。聞予在。即先施焉。次日又命弟與子先施焉。及予往謁。則堅留飲論學。並以所著書屬校正。厚德謙衷。有古人風。

遵義黎尊齋大令庶昌年二十六。以諸生試京師。應詔陳時政。侃侃萬餘言。上大說。以知縣用。採其言著爲令。尊齋謙藹好學。志識閎遠。眞令器也。

靈壁張鏡堂太史錫嶸爲雲南學政。丁憂歸。過四川。聞劉霞仙方伯蓉謬稱予。遂過訪。並訪楊仲乾陳虎臣艾諸君。講學數日。往返皆徒行。以其所著孝經章句孝經刊誤釋

疑孝經問答屬予與仲乾删定之。純義頗多發明。後奉曾公命。練軍陳州。同治六年正月剿賊陝西陣亡。

湖北王孝鳳主政。家璧 孝子也。父以罪戍雲南。主政少時。輒有志贖親罪。乃發憤讀書。成進士。以主事用。即呈請免官。代父贖罪。不准。遂往雲南省親乞雲貴督撫爲奏請赦回。又不准。乃復入京供職。凡往來雲南者三。人皆哀之。後刑部援例奏請赦歸。得旨俞允。主政復往迎父。時父在雲南已納妾生一子。絕愛憐之。切望其入學。主政因辭官家居。勤課其弟。及弟入學。父心大慰。乃復入京供職。旋從戎幕。有能名。予在安慶始識之。蓋誠樸君子也。

揚州劉伯山明經。毓崧 博學多識。讀書必推究字義本原。性質直。與人以誠。予初以文就正。凡有錯誤。皆删正之。或加辨難。亦無一浮飾語。不媿直諒多聞之士矣。

杭州伊邁羹孝廉。樂堯 邵位西員外。懿辰 皆經明行修之士也。位西爲人質直好義。其學。宗朱子。其文。宗方望溪。經學。宗李安溪。吳竹如先生嘗稱其在刑部時。最能持正者。琦善以枉殺熟番案入獄。位西發十九事詰之。執政者多袒琦而忌君。乃撤君名。不復

京華印書局排印

爲問官。粵賊之興。廷議遣相國賽尙阿視師。位西上書極言不可者七。執政惡之。後遂因東河事中傷之。得降調之謫。過粦。爲人渾樸。曾相稱其有漢儒氣象。後賊陷杭州。位西以不屈被害。過粦亡走。亦苦節窮餓以死。予與二君俱未面。而屢通書問論文講學者。今不可復得矣。

楊仲乾明經。居安慶。專以扶持善類整頓學術爲己任。每與曾節相論事。多有人所不敢言者。或勸稍止之。曰。吾自問心無所爲而爲。故昌言之耳。若必揣其能用與否。則所言者不免迎合矣。凡當時官人士子之來訪者。必導以正義。往往多感動。若涇縣陳虛齋(守和)太平陳蘭坡(有香)建德徐佩珩([illegible]寅)貴池郞少唐。(寅)皆嘗聞君緒論。遂能立志好學。安貧勵節。

歙縣汪聘卿廣文。(士珍)與予同居忠義局。其塾師程可山廣文。([illegible])敦品績學。暮年遭亂。一孫又亡。聘卿乃迎事之。雖顚沛中不離左右。年將四十。凡所事必請命師曰可。然後行之。

予客保定。知徐笑陸觀察(棟)其人者。迄未識面耳。觀察著有牧令書。本末具備。有益吏

治。同治四年卒。曾自輓云。返己乏眞修。僅當日制事制心。尙多積過。讀書期致用。到此時淑身淑世。只屬空談。

當塗夏弢甫先生。炘 年七十六矣。著有景紫堂集。予嘗摘其一二誤處。先生寓書稱善。並以予駁辨數則刊於卷首。方魯生亦嘗駁辨數則。先生亦卽致書稱謝。並刊其語於聞見一隅錄中。以誌忠告。先生學問淵博。名重當世。且年輩實爲丈人行。與予及魯生又未相識。而虛懷如此。可敬也。

吳竹如先生服官數十年。外歷監司。內擢卿貳。同治五年。年七十四告病。寓居諸城。以霍山舊無產業也。諸城僅田二頃。賃屋而居。食粟菲疏。安之若忘。親戚相依者甚多。亦不以己之貧而辭去之也。偶出門亦無車馬。徒行而已。生平未嘗妄受一人餽遺。亦未嘗以一書干人。後寓金陵。曾李兩相國欲資助買田宅不受也。而待人極厚。凡施予未嘗形諸色。蓋專以求仁得仁爲功夫。事事隨分盡道。不稍計較也。

曾公嘗言王壯武公鑫 每與賊戰。當未戰前一夕。傳諸營官齊集。暢論賊中情勢。袖出地圖十餘張。分給之。令諸將各抒所見。如何進兵。如何分支。某營埋伏。某營追剿。諸將

一一說畢。乃將自己主意說明。並各發傳諭一紙。即議定之主意也。次日戰罷。有與初議不符者。雖有功亦加罰。平居每三日必傳營官熟論戰守之法。眞有古名將風。

曾公言辦事之難。當以調停共事之人爲最難。胡文忠公撫鄂。初亦與官相齟齬，後年餘始漸和好。嘗歎爲不可及。蓋專從裏子切實講求。而不占人面子。久之在人必諒其心。而在己。終不汎其氣。誠至論也。

溧水陳作梅觀察。◆自言生平游歷六七省。時時物色人才。大約守己者匡時念少。務外者自治功疏。不知聖賢之學。萬物皆我。即事是道。今日天下大患在於不明義。不知恥。國家元氣日虛。外患從而乘之。學士大夫固當分任其責也。又曰。儒者立心。固當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而用力處全在闇修。能於自治處瑩淨無疵。自然充實光輝。隨地足以感通。德有隣。不患道之不明也。若執塗人而告以聖賢之學孔孟之道。不如是矣。

會稽宗滌樓觀察。耆年篤學。工古文。咸豐九年。予在山東。觀察先旋焉。同治五年。予謁曾公濟寧行營。觀察年七十有六矣。聰健如昔。嘗述包厚山語告予曰。爲人當存春氣。勿爲秋令。肅殺轉瞬間。便閉塞成冬。又述萬恪亭之言曰。立品自不妄求始。而力行必

先。節。儉。

新化鄧伯昭太守。[illegible]性情肫懇。常懷濟人利物之心。作文多以維持風教爲本。絕不作浮靡之詞。游子岱刺史謂予曰。咸豐十年。賊圍寶慶。去新化甚近。官紳皆逃亡矣。伯昭時在防守公局。獨不去。曰既與聞公事。便有守城之責。當與城存亡共之。旋李希菴中丞回援寶慶。新化幸無恙。而伯昭守正不奪。眞可欽也。伯昭初從劉公長佑於廣西。後從江方伯忠濬於安徽四川。皆有政績。

鄖西楊信余大令。嘗爲予言朱九香侍郎孝行醇篤。當官翰林時。念親老欲告終養。封翁止之曰。宜稍待遷擢。可爲祖父請封贈。侍郎曰。封贈後自當得之。今惟願依親舍耳。遂告終養。十餘年後。官安慶學政。年六十七矣。次子方官翰林。予偶問及。則曰彼年少不患不官達。只患有躁進心耳。人能耐苦寧靜。方可致遠。若功名富貴。惟聽諸時命可矣。

嵩江姚穀圃先生。與其子紹泉司馬。皆立品敦行。居官清正。卒後。家貧不能營葬。同治五年。予因告於紹泉同榜進士何小宋方伯陳心泉觀察李少荃宮保李雨亭方伯馬

穀山中丞黃貿軒大令。共集三百金。彭雪琴宮保聞之。歎曰。善人之後。何必有年。誼始扶持。邪亦出五十金贈之。遂買山以葬。並置田教養其子。何陳彭三公向與紹泉未面。馬中丞與予亦未通書問。徒皆以一言之誠。助成義舉。此厚德事也。

盱眙吳仲宣漕督。棠 初爲清河令。後至總漕。皆不離徐淮境。當粵逆捻匪之亂十餘年。四鄰多失城。而徐淮之間。未嘗或失也。每有警。將吏或逃。公獨不去。愛民若子。民亦愛之如父母。今清河民尤稱之。當軍事倥偬。嘗刻朱子小學近思錄家禮諸書。又刻邵位西員外遺文。植之先生漢學商兌書林揚觶二書於蜀。

義寧陳右銘太守。寶箴 少登賢書。不急求仕進。徧游各帥幕。觀天下形勢。並陰訪天下賢豪長者以備世用。過予金陵。謂予曰。往者龍陽易笏山觀予氣盛。謂宜琢磨。予甚感之。但念豪氣須以學問琢磨。卻不可以閱歷琢磨也。此語極有識。右銘嘗以所爲文一卷見示。卓犖有奇氣。予爲删易數處。右銘甚然之。右銘負奇氣而能虛心。可敬也。

彭雪琴宮保。自治水軍十餘年。既肅清長江。遂辭官歸。建宗祠。立義塾。修族譜。亦不爲家人生產計者。眞奇偉人也。宮保嘗屬爲草疏告假。謂予曰。人有十分功。受五分賜。留

其有餘極好十分功即受十分賜已爲過分況功小祿厚豈不遭造物忌邪又曰人之才分有限精力有盛衰故當自量其才與精力如未可再當重任即當求退不可悞國家大事而朝廷用人亦須善於保全不可過加事任於精力已衰之功臣以全其晚節也。

李眉生廉訪言曾公嘗自語吾不甚講理學但必守定莫妄起不說謊二句

懷寧王魯園太守。[illegible]官刑部時凡事執理守法外官及書吏毫不可干以私及官湖南衡州知府。亦不爲苛刻煩急之行旋告歸。嘗謂予曰。今之爲官者。專欲興利。不知不愛民不教士而務興利。一旦亂起。其耗國家之財。較諸所興之利。奚啻千百倍邪。後曾公延太守主敬敷書院。時年八十餘矣。每課諸生文。雖病甚目昏眊。必親批閱。張嘉遴自南陽寄所爲駢體文就正。太守彌留時。呼予至榻前。命寄還之。其神明不亂如此。

夏弢甫先生年逾八十。而著書不輟。予嘗勸稍休焉。先生曰。如今眠食如常。勉强支持。尚無大病。惟衰迫桑榆。德不加進。有負厚望耳。前讀惠章。令每日背誦四書五經中最要語。以涵養身心。體驗義理。爲歸根復命之學云云。愛我勗我。無德不至。敢不書紳銘

几以當韋弦。虛心如此。眞可敬也。

弢甫先生著聞見一隅錄。首卷過庭聞見。多載乾嘉閭老輩厚德樸學。讀之足以厚人心。而敦薄俗。中卷日下聞見。下卷游宦聞見。皆載朝章掌故及一時嘉言善行。與呂氏童蒙訓用意相同。惟後二卷似不可攙入自己事耳。

寶應成芙卿茂才。[illegible] 其學初尙考證。繼宗程朱之學。事親甚孝。曾公設書局聘之。芙卿獨寓東妙香菴。愛其僻靜。可專心校書也。時其妻在寶應。無力迎致。遂奉母以居。予嘗勸其詣見吳竹如先生。芙卿與予書曰。近聞竹如先生說敬義夾持之義。因悟倫常日用之間。事事當求執兩用中之道。庶不致倚於一偏。執而不化。然雖日從事於此。而抱歉實多。切問近思。鞭辟近裏。著己如此。殊難得也。

石埭陳虎臣。艾 幼家貧。固窮立節。不苟取與。其學以涵養爲主。與同邑楊樸菴主政 [illegible] 楊仲乾明經爲至交。以學行相切劘。事親尤孝。母性躁急。怡怡色養如孩提。淡於仕進。曾李兩相國總督江南。皆招致之。若皖中有益民生振士氣之事。知無不言。而絕不自求薦。二公屢欲推挽之。皆以母老堅辭。今母已九十餘。虎臣六十餘。依然孺慕也。

武昌張康卿孝廉。楙釗篤志好學。淡於仕進。年二十餘。既得舉。以親老屢辭公車。授經養親。於經史百家之學。靡所不究。尤工古文辭。得司馬氏韓退之王介甫之旨。以予所見近人自梅伯言邵位西曾文正公外。未有能及之者。曾文正公爲其師。而康卿間至幕府。考究學問文章而已。絕不求薦舉。曾公亦欲成其學。不強以仕也。

懷寧王子誠徵士。志行爲人廉介篤實。頗似歙汪聘卿廣文之爲人。曾公設忠義局。兩君皆受聘。采訪三省忠義節烈。聘卿終日孜孜案牘。子誠更作忠義節烈表一書。呈通志局。唯恐遺漏一人而負素餐之疚。敦篤蓋如此。

京華印書局刊印

柏堂師友言行記卷三終

柏堂師友言行記卷四

同治八年冬。予以曾節相奏調至直隸。所見諸師友言行有可法者。因復隨筆記之。

同治八年冬。予客保定。聞四川王竹堂大令[illegible]言吾鄉吳楣山先生。知定遠。多惠政。每聽訟。平情鞫察。不妄用刑。終日坐堂皇。絕無傾側狀。門丁用愚蠢不識字者。但令持帖而已。升合州。必俟履任後。始換頂戴。州屬有某孝廉被誣陷。總督琦善傳令詳革。解省候辦。先生謂其罪不至此。抗不詳解。總督怒。遂自免歸。予少時嘗謁先生。所語止學問文章。不自道政績。

欒亭史香崖孝廉。[illegible][illegible]少孤力學。博雅好古。以母老不仕。著有爾雅全史宮詞欒亭縣志。予嘗以正學書數種貽之。香崖復書曰。弟讀書半生。馳情涉獵。於學問之道。全無頭腦。自讀所賜書。覺從前精神。盡屬妄費。不禁爽然自失。又題予蒙養彝訓詩曰。赤子心當存。童心不可有。人非慎始基。窮經空皓首。惡紫恐奪朱。害苗須去莠。性善本生初。勿爲習所狃。習慣若性成。聖狂從此剖。養正在乎蒙。易象良有取。父兄教不先。子弟行且苟。今君輯是編。循循眞善誘。世之聰敏流。論才恒以斗。本實苟先撥。枝葉焉能久。毘勉

京華印書局承印

勵前修。何以告無忸。我願廣斯傳。相與拳拳守。

方竹靑謂予曰。外官入都引見。例送同鄉官別敬。往者方彥和太守進京。贈諸同鄉別敬各四金。惟姚樂亭孝廉卒曾課其弟讀。加贈八金。樂亭不受。或問故。樂亭曰。彼以同鄉待我。餽金可受也。旣以師道處我。則當親致。而今使僕具送。故不受。然亦不必言也。樂亭爲人廉介刻苦。妻早卒。終身不復娶。

楚北劉崑圃太守秉華直隸循吏也。嘗與予書曰。一命之吏。動輒齟齬。惟不屑揣摩人情。心求其安。事求其是。毀譽利害。不稍動於中。是則可自盡心者耳。今讀許玉峯方植之兩先生書。玉峯篤實之資。行遠自邇。植之高明之資。由博反約。修己治人之理。畢在其中。敬佩無似。又謂近來流品太雜。不能一轍。無論學問用事。氣質用事。法律用事。但求其眞。去其僞。於事必有濟也。

新城王重三大令。振綱孝弟醇篤。師表人倫。中道光戊戌會試第一名進士。時年方三十。以知縣用。念父母皆六十。又鮮兄弟。遂不仕。授經養親。著爲制舉文。遠近從游者甚衆。今父已卒。母年九十餘矣。有子四人。孫十餘人。曾孫數人。五世同堂。孝悌和厚之氣。

充於門內。聞於朝野。曾相國延主蓮池書院。多士樂從。遇貧而好學者衣食不給。時周濟之。亦不以告人。與予爲新交。嘗以一文就正於予。稍有損益。太守持歸手錄清本。次日衣冠拜謝。其虛懷不可及也。

深澤王格泉學博。[illegible]好學篤行。超然於名利之外。得舉後。爲學官一月辭歸。專志力學。不復會試。事親孝。兄弟四人極友愛。

浙江蔣友石刺史。日章好爲詞章金石之學。予嘗勸其多讀聖賢體用兼備之書。刺史深然之。答書曰。承誨各語。深切病根。日章少年失學。無良師友之益。所慕皆古人糟粕。而於修身致用之道。概茫如也。從此收束身心。進窺聖賢之學。皆足下今日一言之賜。敢不拜嘉。謙虛受善。惜早卒矣。賛子壽刻其遺集於直隸通志局。

廣德張翰泉太守。[illegible]官直隸。剛正果決。不事唯阿。曾公嘗疏薦之。簡放天津知府。時三口通商大臣崇厚駐天津。聲勢薰灼。太守獨介然自守。崇厚深忌之。適天津有言教民用藥迷拐幼童之事。太守戳教民。教士大譁於通商公署。津民復羣起毆之。死數人。並毀教堂。太守躬往曉諭。事始已。然卒以此罷職。發充黑龍江。年已六十餘矣。慷慨之

京華印書局排印

氣終不衰。在戍所遺予書曰。自經患難。身雖勞苦。氣終不餒。到戍年餘。與大帥頗甚相得。所辦事有益於人者。亦有數端。戍員有從西陵發遣者三人。同治元年解往新疆。留滯潼關八載。改發到此。弟爲言之大帥。並代作摺稿具奏得釋。雲貴兩廣及三省發配盜犯三十年未赦矣。逃者仍衆中途爲匪。留者率皆老病垂死。非善政也。因作論獻之當事。頗蒙許可。將來或可議得寬典。戍員到配効力有勞績者。不拘何時保奏。其未嘗出力者。扣滿三年。循例具奏請旨。歷來如此辦理。此間自咸豐以來。司員以此居奇。不爲查案請奏。前任將軍遞相壓閣。以致戍員到配。或八九年。或六七年。甚有到配十九年。尚未具奏者。弟查檔冊稟之大帥。勸其復循舊例辦理。并嚴飭司員。嗣後仍按三年一奏。不准壓閣。其現在查出到配年久之十二員。立即摘敘案由。繕摺具奏。此數事者。皆因身處局中。始能知其利弊。今已勉力贊成。於人有濟。於心甚安。竊喜龍江萬里。倘不負此行也。

貴子壽太史。天性篤厚。最審於出處去就之義。咸豐十一年。宗誠嘗與其鄉人琴塢觀察書。謂吾人出處。不在觀時世之盛衰。而在觀君子小人之消長。今朝廷誅姦黜佞。擢

用賢良。公其可出矣。因衆勸子壽。子壽答書曰。承勸家君衆勸彭年。母存執一之見。非敢然也。古之仕者。易退難進。其退也不待終日。其進也量而後入。豈不欲仕。惡不繇其道耳。家君去晉。本以避某公之讒。衆所共知。今某公甫入一敗而去者復返。則似快意怨耦。其難一也。晉中官場賄賂公行。各植私黨。隱忍隨俗。則素守有乖。稍立崖岸。則讒嫉仍舊。其難二也。此老人所以決然潔身也。至彭年別無昆弟。惟以養親爲事。本意亦思薄宦養親。無如京職。未能自贍。而策名委質。身非己有。恐於侍養相妨。故亦決然不作彈冠之想。此又區區之心。本不因時勢盛衰起見也。其後子壽侍親至蜀。特旨召用。子壽請俟葬母畢而後出。久之。觀察卒於陝西鳳邠道任。葬畢。始赴京師。應詔陳言。奉諭旨嘉獎之。而子壽即假歸矣。時李節相欲奏調子壽。命予告之。子壽復書曰。承示少荃爵相相知之深。好賢之誠。並爵相來書。開示大義。感愧交幷。彭年與爵相昔年同籍同官。蹤跡雖不甚勤。而推重過殊恒泛。迨爵相勳德名位日益崇大。而不敢以書自達。則分際使然。今其來書於彭年推許太過。然生平事迹心志。悉在其記憶之中。古人所云知己。無過此矣。矧忠誠開朗。賢士所歸。彭年固所深知。尤宜先往。衆得時侍先生之

京華印書局承印

教。就正所學。豈不甚善。所不能決者。則以小宋相約在去年調晉之時。今年復數以書申前約。友朋之義。以信爲先。既已諾之。則義不可他適也。至來教述及奏請一節。此在爵相公忠之誼。原非於我有私。而來教既以相詢。則自處之分際。不可不審。人臣委質。苟奉君命。赴湯蹈火。固不敢辭。即授以一事一官。但爲義所當爲。亦斷不容矯卸。若先聞奏辟之言。遂申願就之意。豪士赴功名者。或慷慨任之。非迂拙所以自守也。昨者拙疏。方欲朝廷以奔競貪緣規天下。若躬言之而躬蹈之。亦何取此苟賤之士哉。自疏入後。有來述當事之意。以無故而去見責者。彭年答云。本因去而後言。非因言而後去。則去留原不係言之用否。且說去已經數月。嘉獎之後。遂止不行。使朝廷謂士人止是貪戀官職。吾道愈不足重。此是要義。若云畏流俗之相譏。猶非本懷也。

甘玉亭大令自少敦品厲行。胡文忠公欲薦之不可。後予言之曾公。甚爲愛重。李節相薦爲知縣。權興化三年。平訟愛民。教化大行。興化劉融齋司業贈聯云。誠意正心所學四字。清風明月不用一錢。司業平生不妄譽人。而獨推大令清德。是足想見其爲人矣。

當塗夏弢甫先生。耆年劬學。不幸辛未秋卒矣。自撰挽聯云。道脈守紫陽。僅能管闚蠡

能躬行而今已矣。書函呈謝。座褒以篤學。勵以不倦。得無媿乎。

新化游子岱刺史。初以知州分安徽。予一見便知爲循吏。後曾公及方伯何公觀察陳公。亦皆重其才。歷權和州泗州。尋調直隸。權深州。補欒州。多善政。曾公奏稱治行爲兩江第一。李節相亦奏稱直隸循吏。奉特旨簡放永平府知府。

固始張端生大令。(棨光)初以布衣請兵解固始之圍。又謀殲捻匪。衝鋒冒鏑。勞瘁不辭。後爲盧江知縣。勤政愛民。至今稱焉。

合肥張振先漕督。(樹聲)初以諸生從戎。隨李節相克復江蘇。後督兵助剿捻匪。爲人質樸。尤下士。予奉曾公召來直。於公實爲屬吏。而公崇以師禮。必稱曰先生。凡諸義舉。無不勇爲。眞傑士也。

永康應敏齋方伯。(寶時)任上海道時。尊賢下士。好善如不及。上海剏建龍門書院。專講實學。方伯歷聘平湖顧訪溪廣書興國萬清軒斛泉興化劉融齋司業熙載先後主講席。三君者。皆今之賢士。其書院學規。與胡安定湖州學規相似。故江浙之士。多所造就。嘗延予與融齋爲定學規。並屬編訂上海志例。及張楊園先生集。又延清軒重爲編纂

京華印書局刷印

全書。所刻書皆關世教。予尋爲縣令直隸。將引見、方伯留五百金於京師。助資用。予不受。復託友懇致、予終不受。逾年方伯以夷務奉命至天津。遂致書還之。時天津大災。方伯即舉所還金振焉。

予館山東藩署時。得讀倭艮峯先生日記。其學篤實精密。薛文清胡敬齋一流也。後又見其所進呈帝王盛軌輔弼嘉謨二書。得古大臣培養君德之道。爲學大旨六條。則正學之津梁也。同治九年冬。予入都拜謁。見其貌溫而氣肅。言簡而念深。連日三見。所談皆近裏著己之言。送客必至門外。立俟登車而後反。惜甫別年餘。而遂薨。無繇再見矣。艮峯先生日記有曰。平日要將禍福利害生死心破除淨盡。然後可以有爲。又曰。名心觸著便發。試自問實德何在。又曰。有急欲化人之心。莫已入計功謀利否。又曰。學要踏實做去。不可懸空探索。只問獨知處欺慊如何。日間欺者幾事。慊者幾事。容不得一毫包漫假借。又曰。每於人不見處。便有放寬意思。穿窬之心。最足欺德。必痛戒之。又曰。是己非人。心坎中不願受過。不自省克。將爲小人之歸矣。又曰。凡事皆有個至極之理。推究到脫落融釋處。便覺暢然。又曰。近日遇事。每多急切。無含容忠厚之處。且急切多從

財物起心。與物敵。故物與我敵。以戾召戾。理固然也。既知其病。當隨手下藥。無負上天一番磨鍊。又曰。生死利害榮辱。有一毫打不過處。便不足色。又曰。眞知天之與我無一理之不備。自然憂勤惕厲。孜孜乎恐負上天所賦之理。而無以爲人。日間悠忽因循。總是知不眞切也。又曰。大事小事。都少此誠字。不得其推不去者。總是發端處先僞也。又曰。天下事豈能盡如我意。爲所當爲。不可必者。聽之而已。憤激何爲。又曰。一則誠。纔有兩個心。便是自欺。默念一時放心屢屢。非不誠而何。又曰。明知善當爲。而有不欲爲之意。間之明知惡當去。而有不欲去之意。挽之。或勉强爲善。而始勤終怠。善之爲者無幾也。勉强去惡。而惰多瞻顧。惡之去者無幾也。又曰。欲爲一事時。雜利害之私。眞自欺也。又曰。困知記云。意有偏重。便常有一物橫在胸中。未免礙卻正當道理。困學錄云。緊於一偏。不必應事始差。即其所繫。便是不得其正。皆看得細。又曰。無屋漏工夫。做不出宇宙事業。又曰。作事須斬釘截鐵。了了分明。游移含糊。終貽後悔。又曰。正氣不可無。閒氣不可有。又曰。爲己。始能克己。立志眞。則用力勇。又曰。第一要破除利心。聖賢豪傑。皆從窮困中磨鍊出來。越窮越是好消息。人一憂貧。萬事瓦裂。終身之成就可知矣。又曰。聖

京華印書局承印

賢孜孜求道。如渴如飢。惟恐虛生浪死。無以爲人。我輩爲人之志不切。視道若可求若不必求。隱隱中有箇怕死心。盤根作梗。無怪聖日聖愚日愚也。而今奮發立志。一言一行。必衷諸道。庶不負天地父母生我也。勉之勉之。先是艮峰先生在盛京。見予俟命錄。致書吳竹如先生。極稱爲切當救時之論。予辱先生知而未得親炙其教。因錄其切己者。用自警焉。

艮峰日記曰。學術。當恪守。程。朱。此外。皆旁蹊。小逕。不可。學也。又曰。天下未嘗無才。待朝廷大氣轉移之。大氣。謂。何。誠而。已矣。

同治十一年二月四日。湘鄉曾公薨。朝野震悼。公一。生。爲學。以有。恒。爲。功課。以不。欺。爲。宗。旨。以勤。儉。爲根。基。每日所事。皆親筆記之。薨後。檢其初三日記。有云既不能溘先朝露。速歸於盡。又不能振作精神。稍盡職事。苟活於世。慚悚實深。二更睡。此公絕筆也。時公已得病。猶自責如此。誦之具見鞠躬盡瘁之忱。

鄢陵蘇菊村往歲常書來自言病重。後遂無消息。今夏始知其已病卒。同治九年九月二十日也。其門人王心記其言行甚悉。予采其大者爲家傳。倘有遺行可法者。附記於

此。寧都彭月舫明府。官鄢陵。訪菊村於家。問興革之宜。菊村告之曰民愿俗樸。本屬易治。但有路斃貧民。已報官相驗。而奸民乘隙擅移他所。往往誣陷善良。善民苦之久矣。如能輕騎減從。聞報即驗。則奸民雖移屍。亦不能拖累善良。則此風自息。彭如其言行之。頌聲大起。無錫鄒中丞(鳴鶴)官中州日。最敬禮菊村。嘗代纂道齊正軌。往還書問甚密。而絕不言官場升遷民間獄訟之事。道光辛丑。河決祥符。當極重。乃撰救荒十二策獻中丞。中丞用之。民賴以濟。道光庚戌。中丞由江右糧道。擢順天府尹。菊村。勸其。察。吏。安民。必以。寡欲。爲本。時道齊正軌適已刊成。校對精審。註釋詳明。中丞深歎服焉。後中丞殉節金陵。菊村爲位於書院哭之。又書殉難事以白其誣。蓋於師友死生之際。有終始矣。

菊村賦性恬淡。不慕權勢。祝爽亭觀察令太康時。嘗訪其家。不報謁。高要蘇賡堂河帥任豫藩時。屢以書問起居。亦未嘗一往見之。惟請其捐貲修補經苑。蘇公遷河督。重刻湯文正公集。又速其及早觀成而已。

竹山杜卓峰署鄢陵。訪菊村問除弊法。曰。除弊除其太甚者。問御胥吏如何。曰。正本清源。若本不正。源不清。則吏有所挾。弊不能去矣。時卓峰銳意圖治。菊村每以正言輔之。

故政事皆可觀。

菊村無他嗜好。獨愛書。平生所藏數萬卷。日坐臥誦讀其中。非要事不出門。即出。亦必携書自隨。得閒即取閱。平生論學。以朱子爲主。嘗曰。朱子之所講說。皆朱子之所已行也。故遵其講說。必當遵其行誼。若師其立說而不師其爲人。豈善學朱子者乎。又曰。朱子之學。足踏實地。有階級可尋。依階級做去。雖中人以下皆可學。陸王提醒人心處。未嘗不深中要害。但以循序爲支離。謂立地便是聖賢。此豈聖賢教人之法。

菊村曰。吾輩當時時守一正字。不可走作。或曰。守正者常喫虧。奈何。曰。守正。雖有喫虧時。然於道理。實無虧。既於道理。無虧。則理。得心。安。吾之所獲。已多矣。雖喫虧何妨。

有人向菊村謀事者。菊村曰。事本天理以行者。能代謀之。若機詐之事。變幻百出。又豈能代謀。其人慙惶而去。

或問曰。許魯齋言學者當以治生爲先。若生理不足。則於爲學之道有妨。蓋彼旁求妄進。及作官嗜利者。殆皆窘於生理耳。此語抑然否。菊村曰。魯齋之言。體貼學者私情至矣。第不知爲學。覩乎志士苟有志。於道。即生理。不足。尙奮勇以求之。苟無志於道。即生

理有餘亦淡焉忘之不自問其志而惟計生理之足否則無恒產者無恒心士也與凡民無異又何貴乎士哉

菊村平生不妄費亦不惜費嘗曰財在天理上用便是用得其正

菊村之學務守禮經咸豐壬子丁母王太孺人憂哀痛號泣不飲酒不食肉不輕出廬戶不爲詩文不與燕會如是者三年嘗深慨禮亡俗壞喪葬之儀遠古彌甚乃參攷儀禮溫公書儀文公家禮大淸通禮等書自初終至葬一切禮節悉合於古如葬日不用音樂題主於墓次及題主不請顯官不點朱葬後三虞皆近世所不行者菊村毅然行之不稍徇流俗初菊村讀朱子家禮有葬用灰格之法後讀徐健庵讀禮通考所載較家禮爲詳及母卒賓豐楊澄波通守來弔菊村細加訪問其說與通考大同小異遂用之其法用沙土膠土石灰三物而以黃酒糯米粥和之經宿凝結其堅如石河南葬親者皆不知其法也

儀禮士虞禮明日以其班祔禮記檀弓殷練而祔周卒哭而祔孔子善殷蓋不忍急死其親也書儀家禮俱於卒哭之明日祔祭畢仍奉新主還靈座大祥後乃入祠堂獨開

京華印書局刷印

元禮卒哭後不祔廟。至三年禫祭後。始祔廟。程子曰。喪須三年而祔。若卒哭而祔。則三年卻都無事。禮卒哭猶存朝夕哭。若無主在寢。哭於何所。張子曰。古者君薨三年。喪畢吉禘。然後祔。因其祫祧主藏於夾室。新主遂自殯宮入於廟。國語言日祭月享。廟中豈有日祭之禮。此正謂三年喪中不徹几筵。故有日祭朝夕之饋。猶定省之禮。如其親之存也。至於祔祭。須是三年畢乃可。菊村居母喪。卒哭未祔。直待禫後改主遷祔。同時行之。用開元禮。不專主書儀家禮。極有斟酌。

古者始死立重。虞而後立主。用桑。練而後用栗主。至溫公作書儀。始從簡易。去重用魂帛。後世因之。但置之不得其所。未免近褻。菊村喪母時。置魂帛於箱。蓋遵書儀家禮說也。服闋後。奉主入祠。亦遵伊川先生同堂異室之制。分四龕。奉高曾祖禰四代神主於其中。祧主別置一龕奉之。每日晨起。神主前一揖。朔望焚香楮四拜。有新則薦。春祭用寒食日。夏祭用端午日。秋祭用中秋日。冬祭用十一月十五日。季秋祭禰。用重九日。立春之祭。并於元旦。忌日遷主祭於正寢。均於前一日致齋。不飲酒。不茹葷。至日儀節用家禮。拜獻之禮。粢盛之潔。殆不徒有其文矣。

菊村嘗捐建朱子祠堂求仁堂。重修邑中文淸書院。購置書籍。以惠後學。及賊起。則倡修城垣器械以備守禦。事平。則專考證鄉邑文獻。以及師友著述言行。皆爲輯錄。可謂篤行君子矣。

菊村前以鄒公殉難事畧。屬爲傳誌。予未及爲也。因錄其畧於此。其文曰。咸豐三年正月晦。粵賊攻金陵。攻十日。城陷。在籍前任廣西巡撫鍾泉鄒公死焉。先是咸豐元年。公奉命撫廣西。二年三月賊攻桂林。公百計守禦。賊解圍去。主兵者反劾公不急救全州。遂落職。歸無錫。是年冬。賊陷武昌。上命兩江總督陸公建瀛出師禦賊。陸公奏起公協守金陵。時公患頭眩耳鳴病。未瘳。親友咸勸止之。公曰。此吾報國時也。力疾赴石城。與將軍祥公厚巡撫楊公文定方伯祁公寯藻竭力守禦。明年正月八日。陸公兵敗奔還。公籌畫一切。病加劇。陸公因疏言公病狀。俾令旋里。公聞之奮然曰。我雖無守土之責。而奉旨協辦防堵。當與城共存亡。豈可因病遽圖苟免乎。執不去。未幾。賊抵城下。四面環攻。公督兵守禦。終不支。二月初十日晨。公在籌防局發犒銀。忽報儀鳳門陷。公馳往救。行至三山街。遇賊。從者星散。公下輿拔佩刀直刺賊。賊怒。支解之。事聞。詔贈道員。即

以道員例賜卹。初公未遇害時。見人心渙散。自知必死。作詩曰。臣力難圖報稱臣。心仰答九重。三次守城盡節。庶幾全始全終。又曰。太倉半粒米。滄海一微塵。人生百年耳。忠盡仁乃純。及城破。以詩付子觀儀。而自往罵賊。遂及於難。公諱鳴鶴。常州無錫人。嘉慶丙子舉人。庚辰會試中式。道光壬午成進士。初授羅山知縣。擢知府。道光辛丑河決祥符張灣。水逼開封。城不浸者三版。當事委公署府事。公於艱難危險中。箱掃築壩。晝夜防護。得無恙。事平。晉一階。公益自奮。修城濬濠。開惠濟溝。以洩水患。豐功丕烈。汴人至今能言之。公卒之明年。乃具公殉難始末。詳書如此。備國史採擇焉。

閩縣陳心泉觀察。諱 以同治十一年三月十七日卒於武昌鹽法道任。觀察之學。以仁爲主。以誠爲宗。嘗曰。不仁之心。曰貪。曰忍。曰險。曰曲。曰陂。曰厲。曰驕。曰私。曰險。曰刻。而推其本曰肆。吾誠反求於心。淡而不貪。慈而不忍。實而不陰。直而不曲。平而不陂。和而不厲。正而不驕。公而不私。易而不險。厚而不刻。而總持之以敬。亦庶乎其仁矣。及知安慶。值大亂後。民生凋敝。益專心教化。嘗有勸士要語四則。一曰安貧。二曰勸學。三曰篤行。四曰勸善。皆極愷惻。民到今思之。

京華印書局刷印

獨山莫子偲孝廉。友芝以同治十年九月十四日卒於興化舟次。子偲孝友篤行。治小學說文訓詁。工書篆隸北碑。能詩。尤精校讐。雖講漢學。而亦頗好宋儒之書。主講遵義書院。曾刻石氏中庸集解張楊園先生集。與遵義鄭子尹珍並稱雲貴碩儒。江南收復後。文獻凋零。曾公因招致之。采訪古書甚多。其赴興化。蓋訪甘玉亭也。玉亭爲經紀其喪。先是大臣有舉賢才者。子偲與焉。得知縣江南。子偲不就。曾公亦不强之也。

嘉興高伯平均儒爲人坦直。無虛矯。客淮上最久。爲漕督楊至堂吳仲宣所愛重。校刻有關學術之書甚多。在杭州又爲馬穀山中丞及丁松生校書。皆精善。

河內蔣一齋燦來訪。留住數月。安貧好學。擔簦求師。行數千里不倦。嘗言其師李文園先生。自廣東學使告歸。教授河朔書院。得置田數頃。而衣食儉約如寒素。其後寇亂。復售田築寨。以保衛鄉里。

武邑教諭張君。邢臺縣人。爲予言昔張翰泉太守在邢臺。常以贖鍰製造兵械守禦之具。時直隸並無匪警。民皆以爲糜費。及太守去邢臺。捻逆張總愚自陝西竄直境。邢臺賴有兵械得保全。於是民皆頌之。蓋能見人之所不及見。防人之所不及防也。

京華印書局刷印

河內田勵齋徵士。_{致淑}敦行君子也。其學以涵養用敬進學則在致和二語爲主。終身以訓蒙爲業。取與不苟。淡泊自甘。居喪禁用鼓樂。及酒肉宴賓之事。又力變停喪不葬之習。邑中亦有一二家化之者。居鄉里。凡有關風化之事。必竭力圖之。同治初。舉孝廉方正。其師李文清公方在軍機。欲以爲縣令。君不可。館文清寓數月。與倭艮峯相國吳竹如侍郎何子永中書暢論學術而歸。

柏堂師友言行記卷四終

跋

右師友言行記四卷桐城方柏堂先生著也先生勤於著述自文集外著諸經說讀書筆記俟命錄輔仁錄等凡百數十卷皆刻行而茲記作於咸豐同治間乃獨未鋟去冬吾師抱潤馬先生出所藏鈔本授宣曰此記述當時鉅人長德若曾文正胡文忠諸公行誼甚備足補史乘遺佚助觀鑑於斯世宜亟刊以傳也余因以眎慕先生支父爲付劂氏而余躬爲校勘蓋竊有深感焉當昔粵寇之亂天下疲敝曾胡諸公驅馳戎馬所至輒以興學育才推賢進士爲務數年之間遂定東南蔚然成中興之治者豈獨武功之烈而已哉蓋治亂之幾起於人心人心之敝占於學術故學術之明晦繫邦國安危至大不可一日而或忽也柏堂先生身丁干戈擾攘之際初爲俟命錄究天時人事致亂之繇行己立身處變之道以風當世逮後游歷四方博交賢喆畢凡嘉言淑行彙爲此書鏡時范世其用心之偉固足使豪傑之士低回而興慕也第記中所載諸賢言論與輔仁錄多同殆或删節而別爲錄然此實爲初稾敍述較詳尤可珍惜也已歲在柔兆攝提格如月瑞安孫宣書於京師寓廬

京華印書局刷印